

第五卷
第六卷

新世說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新世說卷五

易宗夔撰述

企羨第十六

魏叔子兄弟治古文山。中鄒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不絕口。海內知有三魏。實自程村始也。

魏公兄弟已見前鄒名祇謨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性穎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公即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史子集及天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名人符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其於詩文乃益工

王阮亭兄弟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西堂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王公爵里見前兄指西樵士祿言尤公爵里見前

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為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愴父。

彭名孫。適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七年。御試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公。作爲冠嘗步游蕭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爲賦。公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

趙秋谷。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馮大木。所師承者爲馮定遠。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

趙公爵里見前。馮大木名廷樾。山東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平生深契者爲秋谷。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兩入各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酬唱詩爲二妙集。馮定遠名班。江南常熟人。著有定遠集。其說詩力排嚴羽。尤惡江西宗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秋谷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議。獨折服定遠。一見。鍾吟雜錄。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即塚前焚之。

申臬盟道。生平有兩憾事。一未覩滄海。二未見周櫟園。

申名涵。光直隸永寧人。父端愍。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一名涵煜。一名涵暉。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頽墮荒草。

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公已見前公過順德口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後再拜而後去

李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特爲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無恙。李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與泣下。綉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宋公爵里見前李名
日景山東淄川人

閩中邱則飛以賣醜爲業。游於山水之間。喜吟咏。集成。求雲間張洮侯作序。過虔州關。以詩謁樞使者。見張序曰。詩能張洮侯作序。豈尋常商賈耶。輒免其稅。

張名彥之江南華亭人卓犖知大節深沈好書尤喜自負使酒好侵人然實無他腸人以是原之詩歌與董黃齊名

吳天章晚年買圃鄭谷之口。蒔梅種橘。吟咏自如。王阮亭謂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號爲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本朝作者如林。不得不推天章爲仙才焉。

吳公已見前

徐電發。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沒。謂梁真定相國曰。奇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徐公龔公爵里均見前

尹元孚督學江南。親操几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於清涼山。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

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

尹公爵里見前方公時方治儀禮因屬尹公欲共成一書尹公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飢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則九卿當廷議非忘身家不足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樹業越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樹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望溪畏邦人疑詔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

胡稚威驚才絕豔獨冠一時袁簡齋同應詞科甚羨慕胡公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

胡公袁公已見前元木姓周名大樞浙江山陰人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著有居易堂稿循初姓萬名光泰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韓之學祠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書

沈東甫幼牧兄弟著書最多皆博而能精同應乾隆丙辰召試人謂庶幾厚齋盤洲伯仲之風李穆堂侍郎見其所著書驚喜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

沈東甫名炳震浙江歸安人其著書之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及讀史四譜唐詩金粉等書幼牧名炳謙

吳蘭雪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國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日本賈人斥重金購其詩扇以歸。

吳名嵩梁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貴為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與樂逆裳同為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
王侯公 卿間

張南山最服膺黃仲則之詩及王仲瞿之文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初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張名未詳黃王己見前

歐陽礪東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其湮鬱剛介嚴凝之

氣。一寓於詩。嘗謂作詩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鄧湘泉之輯沅湘耆舊集也。於有清二百年間。惟稱張度西及礪東二先生爲詩老云。

歐陽名輅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梧門會賓谷相唱和

張熙河性倜儻。好游名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三。足跡所至。賢士大夫。如袁簡齋。洪稚存。孫淵如輩。皆傾衿倒屣。相見恨晚。

張名誠浙江平湖人

高爽泉以善書著於時。愛交游。查刺史。煤史。郭明經。頻伽。彭上舍。甘亭。朱漕督。茱堂。咸相與推襟送抱。跌宕文酒。蓋重其書。竝器其人也。

高名壇浙江錢塘人 查名初接浙江仁和人 郭已見前 彭名兆 孫江蘇鎮洋人 朱名爲弼浙江平湖人

莫子偲少與鄭子尹齊名。精許書工篆籀。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滌生訂交於海王村書肆中。曾遺莫書云。閣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攬之於一

菊。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羨可謂至矣。

莫名友芝貴州獨山人 鄭名珍貴州遵義人
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諸書

金友筠家園養晦以著述自娛甚羨俞蔭甫之學問文章然素未謀面光緒丁亥戊子間忽上書於曲園與訂神交而不著真姓名如漫郎聲叟之類自是尺素往來辭意肫摯時而爲文字之商量時而爲縞紵之投報拳拳敬愛歷久不渝通問之明年始以真姓名告

金名未詳青浦人自號無礙翁又號林陰
仰雪翁 俞公爵里見前曲園其所居也

林敞谷以翩翩華胄年少美才詩文皆臻上乘弱冠入洛一時名流羨之爭與訂車笠之盟如陳右銘伯嚴父子梁節庵黃仲弢沈子培嚴幼陵康長素梁任公諸人其最契者

林名旭福建侯官人爲戊戌死難六君子之一 陳名寶箴江西義寧州人官至湖南巡撫戊戌政變去官禁錮於家伯嚴已見前其長公子

也。復。梁名鼎芬。廣東南海人。黃公符里見前。沈君已見前。嚴名著。復。建侯官人。英國某大學校畢業。生精於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嘗著。譯。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書。於新文。學。界。有。重。名。康。梁。二。君。已。見。前。

陳阜蓀懷才不遇。落拓京華。爲詩多幽渺哀怨之音。詠秋海棠。至數十律。然極企羨譚壯飛之爲人。嘗獨立譚公就義之菜市。歔歔憑弔。甚至痛哭不已。亦奇人也。

陳名阮。湖南湘潭人。民國元年。有燕臺雜詩二十首。中有一首云。彎彎黃月透藜床。遼海悲風萬里長。莫歎焦桐音響絕。朝衣誰哭蔡中郎。自注云。余少政。有。高。世。之。志。自。比。管。幼。安。是。時。瀏。陽。人。湖。北。巡。撫。譚。壯。飛。才。學。閱。肆。心。儀。其。人。戊。戌。政。變。死。菜。市。譚。名。嗣。同。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壯。飛。才。學。閱。肆。心。儀。子。博。學。多。才。識。見。尤。卓。著。有。仁。學。一。書。士。林。稱。之。光。緒。戊。戌。春。夏。之。交。與。熊。希。齡。唐。才。常。等。在。湖。南。創。立。南。學。會。及。湘。報。館。湘。人。士。始。競。趨。於。新。學。旋。奉。召。來。京。以。四。品。卿。爲。軍。機。處。章。京。與。康。長。素。梁。任。公。林。瞰。谷。楊。叔。嶠。諸。人。佐。德。宗。一。意。變。革。朝。政。至。八。月。而。孝。欽。皇。后。垂。簾。康。梁。遠。颺。公。遂。爲。死。難。六。君。子。之。一。

傷逝第十七

魏伯子遇害於賊將劉大任許。其子興士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劍自刎。左右持之。遂日夜椎胸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眇。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有三。時人比之何炯。謝蘭云。

魏伯子已見前興士名世傑著有梓室詩文集

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蚤世。乘醉達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價胡隨往亦一哀出涕。

陸公己見前沈名炳浙江錢塘人

趙山子既沒有人議其短長。吳聞瑋擲杯謾罵曰。斯人不死。鼠子敢爾。

趙名濡江南吳江人癸丑孝廉吳名鏘一字玉川吳江人好游密爲詩每遇名流勝集言論媿媿可聽娶龐氏字蕙纒亦工詞翰嫁時奩具頗厚以吳不問生產傾奩佐之情安淡泊晨昏或不給唱和自如

王異公賦十二哀詩。追數舊游。多化異物。纏綿悱惻。各竭思盡致。能令讀

者傷神。

王名撰江南太倉人古懷落落生平不妄交交必終身以之

陳緯雲云。鄒程村董文友相繼殂謝。蘭陵舊游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矣。

陳名維岳其年之弟江南宜興人鄒公己見前董名以寧江南武進人少負才望豪邁感慨不可一世博覽強識著書滿家執經問難弟子恒數百人

彭中叔與同邑溫應搏友善。應搏死於兵難。時兵燹蒼黃。人莫敢書行公。獨往購其尸。痛哭而殮之。

彭名任江西寧都人結廬巖山所居白一草亭足不履城市

劉稚川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孺子泣。遂以岷思名其堂。所著曰岷思堂集。

劉名克猷湖北黃岡人順治六年廷對第一官修撰與熊伯龍齊名

世宗在潛邸聞閻百詩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旋卒於京腐世宗哭之慟遣官經紀其喪自製挽詩四章中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閻公不能當也

閻公己見前公疾亟時請移邸外就醫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八兒之出安穩如床簣不覺其行也旋卒爲康熙四十三月六年也

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萬充宗葬之南屏山並乞黃太冲誌其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者十餘年

萬公己見前

毛大可侍史曼殊豐臺賣花翁女也豔麗而能詩諸名士爲文以繩之晚

歲悼亡。忽忽不自得。

毛公已
見前

計甫草有才子曰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宋氏準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

計公已
見前

趙秋谷篤於故舊。生死不渝。同年生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地依公。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生。依公十九年。卒於館次。爲位以哭。并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

趙公簡
里見前

姜西溟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阮亭尙書哭之慟。且曰。某在西曹使湛

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

姜王二公爵里見前
滿園姜別字也

翁朗西晚與沈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多失聲者。

翁名照江南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日

厲樊榭無子沒後四十餘年與其妾月上粟主竝委榛莽中何春渚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聞其事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

厲公已見前何名洪浙江錢塘人王公爵里見前

程魚門以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秋帆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而卒畢與幕府諸公哭之甚哀竝經紀其喪厚賻之以歸。

程畢二公
爵里見前

黃仲則在京爲債家所迫。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往畢秋帆許。次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業富官署。年僅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洪稚存料簡其喪。送柩歸里。誄詞哀愴。又檢其詩及樂府四大册。封送畢公。囑其刪定付梓。卽兩當山房集是也。

黃畢洪三公均見前。黃公有出關與畢侍郎賤有云。口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鑿之遺牘。尙存。披其繾帷。則城東之小史。狼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瘡以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瘡以指此則杜鵬欲化。猶振哀音。鷲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吉身後之名者焉。又云。此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旨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云云。

洪稚存客西安使院。得其弟自京師來書。知道汪氏仲姊之喪。爲位而哭之。作誄詞一章。中有言旋言歸。磨復伯姊之間。松耶柏耶。遂拱女嬃之里。

等句。極爲沈痛。

洪之仲姊適同里國子監生汪君德潤

孫淵如之妻王夫人。工詩善書。年未三十而卒。孫情逾於分。哀過其禮。卽其棲止之所。署曰長離閣。繪遺像懸之。終日焚香對坐。誓不再娶。

孫公爵里見前王夫人名采薇

孔驥軒喪其同榜友林子宣。哭之甚哀。其誄詞有云。郢人亡而輟斤。鍾子逝而息引。丹旒一去。白雲千里。寄縑二匹。空慕於往哲。過車三步。有待於他年。未幾孔亦隕謝。殆如支道林之喪法虔。精神實喪。風味轉墜也。

孔公爵里見前林名樹藩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與孔公交好極篤故誄詞極哀

朱石君清德素修。爲時宗仰。死之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大哭。且賜以挽詩。

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蓋棺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京。

朱公爵里見前公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故有半生獨宿句

薤上蒿里。古有挽歌。其語簡質。降而爲誄詞哀文。洋洋數千言。短亦數百字。文繁而哀殺矣。近世有所謂挽聯者。不知始於何時。道咸以降。諸名人率優爲之。字之多寡無定。語之長短亦無定。對偶必工。語意必哀。亦誄詞中之別開生面者。曾滌生最善爲此。其名句有八年九子四登科。萬里孤雲一回首。及無可奈何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也。

曾公爵里見前

左季高與曾滌生。以洪福瑱事。意見相齟齬。久絕音問。迨壬申二月。曾公卒於官。左公乃寄聯挽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劾剛襲侯。措辭甚爲懇摯。生死交

情於是乃見。

左公爵里見前 福瑱字未詳爲洪秀全之長子曾左相惡事詳輕詆門 劾剛名紀澤爲會濼生之長子官至九卿

彭雪琴在咸同諸帥中人格頗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頗有功成辭爵之概。又好與名流酬酢。其沒也。王壬甫哭之以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兼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價。樓船欲橫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梅花句。以彭公善畫梅花。血戰而不忍說。則不贊美其殘殺同胞之功。已在言外矣。

彭公王公已見前

王子展與文芸閣學士爲莫逆交。文謝世後。王之挽詞。運用成語。且極沈痛。其詞曰。追思往事。感不絕於予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憎茲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

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王名存善浙江錢塘人
文公爵里已見前

張香濤之沒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張公爵里見前

張冶秋被命管學。延攬一時名流。頗受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改任郵傳部尚書。又與唐少川不相能。遂鬱鬱而卒。士林爭惋惜焉。如臬冒鶴亭挽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

張公爵里見前。冒名
廣生爲辟疆之遠孫

吳劭之博通經史。能爲詩賦駢文。尤工於挽章。湘人盛稱之。沒後。其門人彭次英。爲梓行綺霞江館聯語偶存。彭亦工此。其挽某君之妾云。錦瑟惜年華。淒然湘浦晚春。冷夜鶻聲驚短夢。玉簫能再世。遙望揚州明月。何時鴛侶續前緣。妾蓋竹西產也。其吐屬之雋雅。幾有青勝冰寒之喻焉。

吳名熙。湖南湘潭人。以優貢生考取知縣。晚爲邑書院山長。僚僚不得意。彭名闈。異湖南湘鄉人。博學能詩文。尤重風義。

陳伯平以名御史出爲知府。累官至江蘇巡撫。因與滬道蔡乃煌相齟齬。鬱鬱而卒。王壬甫挽以聯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鼠鼠千鈞弩。治生讓諸弟。歸騰鵝羊二頃田。

陳名啟。秦湖南長沙人。居鵝羊山。其弟某某善營商業。蔡字伯浩。廣東人。死於民國五年。在粵反對義軍也。其與陳齟齬事詳輕詆門。

某君在京師。聞其妹適呂氏者。沒於湘中。爲位哭之哀。寄一聯挽之。惻愴動人。亦典雅可誦。哀哀予妹。竟隕天年。記曾問疾殷勤。雷岸寄書渾若夢。

草草勞生。滯留京國。此後歸田著述。蘭臺續史。慟無人。

呂名鏗字筱山湖南湘潭人積學早世末十年其妻亦卒

秋璿卿以徐錫麟案牽連被殺。母族草草收葬。嗣石門徐寄塵。桐城吳芝瑛。二女士卜地西湖西冷橋畔。築石葬之。題其墓曰鑑湖女俠秋璿之墓。其風義非鬚眉男子所可及。

秋名璿浙江會稽人家世仕宦意氣雄邁絕無巾幗氣與表兄徐錫麟友善語及革命事慨然以光復爲己任留學日本歸國主辦大通學校徐既槍斃皖撫恩銘紹興府知府貴福以大通學校爲徐所創辦遂拘徐女士殺之臨死僅書秋風愁殺人七字而已徐名自華能文章爲秋女士撰墓表吳爲汝綸擊甫之姪女廉泉南湖之妻博學能詩文尤工書法嘗手寫楞嚴經欲就西湖山麓建七級浮屠以藏之謂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居泥上萬柳堂人稱萬柳夫人

劉炳生以光緒丙午歸湘舉義兵。謀洩被逮。巡撫岑春煊使人殺之。乃兄霖生在江戶。聞變憤不欲生。作哭弟八章。其語最痛。有云華域顛危親又

病。天涯游子更何之。魂飛雨雪梁山夜。人去池塘春草時。又鵲鴿原野空
荒草。龍虎關河自夕陽。四鎮干戈傷閣部。連營烽火弔荊襄。及荒江旅櫬
隨萍水。破廟靈幃空雪霜。烏台蝦席收兒骨。蟲院鶉衣歛父屍。不忍卒讀
矣。林烈士奎。天姿卓異。年少能文章。醉心革命事業。因而捐軀。黃克強與烈
士交最深。死後爲搜輯其遺集。題一絕於卷端云。漢上風雲紀後先。中原
光復信淒然。不知何處萇弘血。祇賸遺編是昔年。其惓惓故人。見於言表

林字未詳。福
建侯官人。

陳勒生峻潔尙氣節。詩文勃勃有奇氣。癸丑討袁軍之起。公頗有所謀劃。
素善治爆裂彈。義師既敗。益腐心切齒。磨礪以須。卒以失慎自炸死。柳亞

子不忘死友。乃徵求其遺文。裒爲一集而序之。

陳名子範。福建侯官人。少習海軍。既投身蕪湖。稅關爲儲。書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與人交出肺膽。相示壯志。未酬糜其軀。幹吁可惜已。

蔡松坡既以義師推翻袁世凱。轉戰數月。喉疾益劇。赴日本就醫。遂以不起。凶問至。國人震悼。爲位於中央公園而奠之。公嚮所眷妓筱鳳仙。素衣哭臨甚哀。其挽章云。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劇憐憂患傷人。萍水因緣成一夢。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蔡公已見前。筱鳳仙河南張氏。女年十六。隸京師樂部。工皮簧。善酬應。豐肌玉貌。笑類生渦。初未甚知名。值蔡將軍解滇。督印入京。項城忌之。將軍懼禍。乃以醇酒婦人自晦於樂部。中獨眷鳳仙。命席徵歌。殆無虛日。鳳仙慧黠。曲意周旋。帝制議與將軍一日約。友人飲長安酒樓。飛箋召鳳仙。席半稱腹疾如廁。遂往天津。

湯濟武於清末請開國會。旋隨黎宋卿起義武昌。言論丰采。傾動一時。然薄議長而不爲。遂兩爲國務員。值南北戰爭。糾紛不解。聯帶去職。鬱鬱不

怡漫游海外。遇剌於美洲。時論惜之。或挽以聯云。不爲魯仲連。一世縱橫。畢竟寒裳游海外。何似來君叔。百年悲憤。倉皇脫屣去人間。

湯名化。龍湖北蘄水人。辭衆議院議長。職一爲教育部總長。再爲內務部總長。

棲逸第十八

魏和公登華山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志。

魏公已見前。公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個儻書策。林確齋以爲有太史慈之風。

徐侯齋以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忠節將殉國。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與宣城沈眉生。嘉興巢崆峒。稱海內三遺民。書宗孫過庭。畫宗巨然。間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得其遺墨者。視如拱璧。豢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以所作之

畫卷置簾於驢背遺之。驢獨行及城圍而止。見者爭趨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簾。驢輒負之歸以爲常。

徐名枋江蘇長洲人父忠節公研明崇禎戊戌進士官少詹事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橋下死俟齋遵父命隱居貧甚南岳僧洪儲時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烟造訪出手中畫扇使童鬻於市無售者則曰黃九烟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俟齋及九烟皆怒以爲洩九烟名輒返其值

沈眉生於劾楊嗣昌疏中兼劾阮大鍼。吳次尾陳定生等推公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阮。阮恨之。次骨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公爲首。公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迹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君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雅善公。旣入相。欲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公不發函。對使焚之。陳意猶未已。公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

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陳乃歎息而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

沈名壽民江南宣城人性孤峭不好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公應詔時流寇亂中原特起湯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道遙司馬堂公乃伏闕上疏而劾之

汪魏美嘗舉明崇禎己卯鄉試娶太守錢飛卿之女盛飾入門誠之乃屏侍婢躬操作明亡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受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居北郭外室如懸磬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日汪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之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汪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即汪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以

汪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公。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寧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公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云。

汪名瀛。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借人號曰汪冷。既隱於北郭。足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能卻。者埋之。貴人請銘墓。饋於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庵。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已也。年四十八。終寶名僧舍。臨終。書五言詩一章。云。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水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投筆就寢而逝。

王酉山爲井陘令。與上官迓。解印綬。逕去。高臥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乃綸竿。籊籊。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老。較陰晴。課蟹稻。以爲樂。

王名章。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

郭天門於甲申以後。視髮為僧。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於嘉魚。已流寓
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公
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清。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公於山中。既得見。餽以金
不受。奏擢其子監軍。亦堅辭。公見承疇時。故作目昧狀。承疇驚問何時得
目疾。公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

郭名都。賢湖南益陽人。幼穎異。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累官至江西巡撫。左良玉屯兵九江。驕恣。觀望。公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為戍。會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視髮為僧。號禪石。又號些菴。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寶重之。晚年客死於江寧。

李潛夫自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迹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屋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為棕鞋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

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蜃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爾。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僅存兩楹。公耳既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叔子來自江西。公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暨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侯齋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也。已而公果堅拒之。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

李原名天植。後改名確。浙江平湖人。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慾則心清。心清則誠。誠則識。則力。堅時時以誨學。

者癸未子觀卒公自以有隱慮
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并改名

劉騰菴於鼎革後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公乃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湖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歲荒得食愈艱糠糟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於粵晉問阻絕女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公既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間時從諸遺老游嘗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

劉名永錫河南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
留獄未幾遭國變即隱居不出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公曰彼爲黨魁

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
期侍今豈忘之耶卒不往

邵得魯隱居潭上園黃澤望志節相同亦來居園中夜共讀謝靈運游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岳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豈不快歟公於是偕黃公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未幾黃公卒公乃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尙有一妾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

於菴

邵名以貫浙江餘姚人性狷潔國難作公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尋以省母返居澤上園云

由鳧盟自見孫鍾元於蘇門匿迹山中大書於門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于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眠

申公已見前

張覆輿與申鳧盟同學齊名甲申後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迹穴而進食飲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入夜時有泣聲

張名蓋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悽僚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間歸則自閉土室中甲長盟與殷宗山至延入土室談甚洽旋以狂疾死

余若水隱居山中草屋三間不蔽風雨至以鼃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

以三字經臥榻之下。豚立雞峙。無下足處。晨則秉耒出。與老農雜作。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公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公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嘗慨世途偪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

余名增遠。浙江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盡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輿疾城南。以死拒久。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黃泣然去。

周思沂與余若水爲同年生。國變後。棄官歸。逝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塚。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

周名齊。會浙江鄞縣人。知廣東順德縣事。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同。

杜茶村隱居雞鳴山下。足迹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炊煙常絕。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食。頃口占一絕。有看君咀嚼葉龍泉句。有人詢以近狀。答書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此其別耳。

杜公己
見前

張瑤星爲千戶。於流寇陷京師。遇賊將不屈。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號。以文行相高。惟徐俟齋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公則躬親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中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

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

張名怡，江南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公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

陳狂農遇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厓峭壁，人迹所不到。公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癖，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間有來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即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

陳名南，箕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弟觀，字二止，公弱冠時即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中通以樞，冀死後得時。時相見暇，則携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王倫表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所著巢父許由論、魏雙鳳見之歎爲當世軼才。

王名大經江蘇東台人其巢由論略曰天下何為而亂也王子曰亂生
 於求求以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倫壞紀寡廉鮮恥
 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
 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
 聖人也其為道孜孜皇皇己飢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為聲華
 者必借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聘其求天下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
 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天下安然各得其所使
 各遂其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天下安然各得其所使
 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潛然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秦
 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父者皆治亂之樂人也云云

鄧丹邱任俠尚氣國變後竄身黃冠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
 無所遇順治辛丑黃太冲讀書雙瀑寺寺在萬山中人迹殆絕公忽走訪
 太冲問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奚自曰甬東也唱和旬日偕至武林公又獨
 上玉皇山去矣

鄧名大臨江南常熟人受業於江陰黃介子之門介子以起義軍死於
 獄公贖其首棺斂送歸旋遁於黃冠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
 絕少公可謂別開生面者

八大山人者。世居南昌。明亡。棄家。遁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二十年。臨川令胡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居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佯狂市肆間。嘗戴布帽。曳長領袖。履穿踵決。拂袖蹁躑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猶子某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條然無俗筆。醉後墨瀋淋漓。不甚自愛惜。數往城外僧舍。雛僧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裾不拒也。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韞。以故貴顯人求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鈎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

可止。醉則往往泣下。

山人初爲僧號雪個後更號曰人屋又曰驢漢或以山人爲明宗室朱
奎亦未得詳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
中剪燭談以筆書几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題
跋尤古雅間雜以幽澀話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管
也人語

柴虎臣隱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遺。賣藥自給。其爲學。於象緯律歷輿地
禮制農田水利兵戎賦役。莫不研究。康熙己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
范覲公親謁公於山中。請以應詔。固辭之。

柴六己
見前

紀伯紫自稱鍾山遺老。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青溪舊事。娓娓不倦。一日
與大梁周雪客。楓江徐電發。痛飲燕市城西。有絕句云。風雅松陵勝昔時。
力裁僞體出偏師。徐郎本事從珍重。始信無情未是詩。謂電發所輯續本

事詩也。徐亦和云。人物南朝賭酒時。過江僕射是吾師。猶餘巒叟風流在。
悵絕青溪數首詩。

紀名映鍾自號巒叟江南上
元人與方文林古度齊名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無被。夏無帷。意恬如也。其冬夜詩有云。無被夜眠牽
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傳誦一時。夏日無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自
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
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亦佳話也。

林名未詳江
南上元人

魏某隱於米商。當陳滄洲被逮入都。除夕。市米潞河。魏某問客何來。曰陳
太守。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
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

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而知其姓。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右一則見陳
鵬年列傳

李鐵君是太傅索額圖之壻。當索氏柄政時。聲勢隆赫。李公遠避之。蓋以
先世產業屬二兄。偕其婦隱於盤山。買田多峯下。構草舍。雜山叟以耕。其
尤貧者。授之田而無取。蔬材果實。與衆共之。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
邃處。輒掃葉煑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烟也。

李名鏞。號豸。青山人。隸漢軍旗本。勛臣後。當得官。不就。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峭削。自關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尚史稿若干卷。

厲樊榭性耽閒靜。愛山水。以孝廉銓選縣令。將入都候選。道經天津。查蓮
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南歸客揚州。馬秋玉兄
弟延主其家。結邗江吟社。後遂絕意仕進。

厲公己
見前

圖轄布貌清癯。不樂膺仕。中歲以疾乞假。築室京師西郊外數里。茹屋竹籬。軒窗精潔。院中疊石爲山。奇峯突兀。徑迂折。饒幽趣。後圃蒔花種蔬。親灌溉之。春秋佳日。偕宗丞曹學閔。徧覽西郊蘭若。又嘗風雪中。共策蹇。訪潭柘戒壇諸勝。短裘笠帽。望之如神仙中人。

圖公滿州人。官至侍讀學士。性好吟咏。有靖節放翁之風。築墓宇旁。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舁入城中。言訖端坐而逝。夫人從志。

何春巢隱居不仕。雅好花竹。尤愛梅。園中梅數百株。各種皆備。嘗倩人寫一小影。箬笠芒屨。席地坐。旁置梅花一擔。自題云。賣花叟。擔花走。賣得銅錢。復沽酒。花兒賣罷。擔兒丟。賣賦還如賣花否。賣花叟。擔花走。

何名琪。浙江錢塘人。嘉慶間有名於時。

何蓮舫自廣信罷官。隱居邗上。託業淮甌。自刻悔餘庵全集行世。胎息莊騷。曾滌生極嘉許之。嘗書一聯以貽之曰。千頃太湖。偶與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合隨何遜共移家。

何名昉江蘇江陰人官廣信府知府

葛謙山與洪秀全楊秀清皆有交好。洪楊舉兵。葛以爲時機未至。恐無成功。遂隱匿於深山絕壑。因友人介紹於鍾駿聲。聘爲西席。鍾至其家。依山爲牆。導澗爲池。屋百餘椽。甚爲壯麗。葛待師有加禮。徒二人亦至。馴謹。一日語鍾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庸人不能峻卻。而闌入書室。善爲我辭。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嘗焉。雖然。余等非受給者。請以一言爲証。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鍾亟攜僮登樓視之。葛所向之坐。所閱

之書不爽毫髮。葛乃語鍾曰：若輩素與余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遂開盛筵餞之，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大魁天下，此時兵禍蔓延天下，惟胡人氣運未衰，漢族仍歸失敗，爲足下計，宜速整歸裝，自此至浙，亘數千里，滿地荊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輶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鍾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某省，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而湖石巋然獨存。迹葛之語言與行徑，蓋隱君子而明術數者也。

葛字未詳，廣西潯州人。
鍾字未詳，浙江仁和人。

汪笑儂，自號伶隱，光緒中以孝廉銓選知縣，需次京師，偶購一妾，不知其適爲宗室女也。事聞於臺官，奏之朝，例當死，家奴願任其罪，乃出資賄朝

貴。坐奴買獻罪。汪遂挂冠。往滬上爲伶。所編黨人碑哭祖廟等劇。最有名於時。

汪名儒。安徽人。以明經得鄉選。嘗自書聯云。墨笑儒。笑佛。司馬笑道。儂惟自笑也。舜隱農說。隱工膠。兩隱商。伶亦可隱乎。

賢媛第十九

顧亭林之母王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公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公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魯王監國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公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誡公勿事二姓云。

顧公已見前公之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公爲之後。

杜茶村之母。性方嚴。生平不肯見畫師。一日茶村遇善手曾鯨。喜以白母。

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也。

杜公己見前
母某氏未詳

吳岩子是卡楚玉之妻。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

吳青山人以詩名。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悉成名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丹砂之色。

李中孚之母彭氏。聞其夫死於軍。欲身殉。以子幼。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公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公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

李公己見前。其父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

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亦死。

宗定九少時奉母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遺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於時以爲名言。

陳江都人。歸太學宗。景巖少嫻家教。讀五經。周禮。孝經。女孝經。諸書。兼通。通鑑。二十一。代史。有訓子詩。六章。盛傳於世。今未見。

張履祥九歲喪父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夫人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祇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汝勿自棄也。

張名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母某氏。未詳。

洪承疇入清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承疇。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承疇疾走而免。

洪母某
氏未詳

沈百五之妾張氏。美而多能。沈盡義後。張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

沈爲崇明人。識洪承疇於幼時。延至家。飲食教誨之。洪嘗呼沈爲伯父。承疇降清。百五乃脫身走。欲起義兵。爲清兵所獲。洪諭之。降。百五曰。子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汝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耶。遂披洪頰。洪笑曰。鍾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乃被害於江寧之淮清橋。下初。百五結合義兵。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無異於田橫之客云。

柳夫人於錢宗伯死時。已有殉意。值諸惡少以責逋爲口實。環而譟。宗伯之門。搪撞詬誶。極於齷辱。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魂魄喪失。莫知所出。夫人乃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預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

牘。又聞柳夫人死。遺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鳥獸散。搆盡得釋。孝廉德而哀之。為用匹禮。與尚書合殯某所。吳人嘉其志烈。爭作詩以美之。

柳字如是。錢牧齋宗伯之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台口。色藝冠絕。一時才俊奔走其門。投詩銜技。柳視之蔑如也。獨心許宗伯曰。錢某即未伯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亦雅重之。遂因緣委幣。柳歸宗伯時年二十餘。錢已黜顏。貽背雙鬢。斑白柳則盛鬢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夕。錢曰。我愛卿髮如雲之黑。膚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相顧大笑。傳為美談。宗伯與柳相得甚歡。題詠詠柳始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婢矜示。柳擊林之頰。蠻箋鄉里。豪黠又嘆宗伯之牆宇。孤峻結侶。伺詳。故死後責逋云。

馬錫蕃之姬顧氏。本吳中士族女。精小學說文。馬撰彙草辨疑十二卷。姬皆手為旁訓。吳三貴遣人收兩粵。馬死之。姬亦隨縊。

馬名雄。鎮漢軍。鎮紅旗人。康熙八年由山西巡撫調廣西。

紀阿男。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

王阮亭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樓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其兄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即史也。今以青閨嫠婦。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王改容謝之。後爲儀曹。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也。

紀名映淮
伯紫之妹

李雲孃嫁密雲參將汪某之僕王忠。康熙時。汪解任將歸。行李纍纍。懼盜掠。謀於忠。忠與雲孃言。雲曰。予請效武士裝。衛主以歸。途屢遇盜。常以一身卻敵。汪得歸故鄉。德雲孃留之於家。其子欲逼之。雲給之曰。妾有夫在。於公子不利。若善遣。而以禮納妾。幸也。公子厚賜。忠而遣之。擇日治筵。賓客滿堂。將行合巹禮。雲孃忽戎裝操白刃。出立堂上。以刃儼公子。數曰。汝家建高牙大纛。不能爲國家衛百姓。靖寇氛。至以囊橐累予。予一婦人。奮身爲爾衛輜重。千里跋涉。主臣之義。爲報者至矣。今乃欲行不義。污我。

清白身。其速受予刃。奮起欲斫。公子長跪自投。客相率不敢動。雲嬈向門外大呼云。汝曹速入。即有貧民數百人。魚貫入。雲以刃指公子曰。予爲爾家衛財。爲庸既多。然予不願受報。今宜出三之一。惠此貧民。違者血此刃。公子唯唯。即發篋以財帛贈貧民。雲嬈遂出門。門外立一長鬚客。以待扶之乘馬去。

李爲密雲人。其父立酒。自給年十八。嫁於王。志去汪家。後二十年。有人見之。京師忠設鏢局。雲嬈爲客保。鏢往西。積資致富。所至。卒盜畏。懾不敢近。

朱氏女。以吳三桂之役。爲營卒所掠。朱矢志堅決。衆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尸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之門前。爲其父母所見。慟哭收殮。解其襦於懷。間得絕句十章。重緘密紉。字不沾濡。有二絕爲最悲痛。一云。少小伶聘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

詞一云。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潸潸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朱氏女爲
長沙縣人

吳絳雪幼慧。色絕美。工詩善琴。長嫁邑諸生徐明英。早寡。耿精忠部下總兵徐尙朝攻處州。游兵至金華。宣言於永康曰。以絳雪獻者免。衆議獻之。以紓難。勢洶洶。吳念徒死無益。桑梓乃佯請行。以誘敵出境。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

吳名宗。愛浙江永康人。死時康熙甲寅六月也。年二十有四。

馮瑯兒者。張硯齋相國之妾也。本農家女。慧態曼妍。迴異凡質。公以七十致政歸。體至強健。侍姬數十人。無一當意者。悒悒寡歡。清明掃墓。獨攜小僮步行。過小溪。竹籬茅舍。桃花數枝。有一女子年十四五。折花嬉戲。秀色

可餐。問之則珊兒也。尙未許字。詰朝遣人以雙壁聘之。及入公家。慙嬉如故。見者皆笑爲癡頑。然侍起居獨勤。且情意肫摯。公年八十而沒。他妾皆淡。然獨馮仰藥殉焉。

馮爲張公佃人之女行三故名珊兒

尹元孚之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日授以論語及長服官。太夫人每夕必詳詢一日之所措施。有不愜意者。則嚴責之。公撫河南。值水災。太夫人率公規畫賑恤。至廢寢食。故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

尹公爵里見前

阿芸爲海蘭察之寵姬。海性粗疏。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海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海沒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規勸。語以功臣

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海公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海鍾愛之。爲脫籍。挈之去。寵以專房。

袁素文幼許字如皋。高氏子。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狹邪資。不足日扑扶。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既欲鬻素文以償博負。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檢其篋。笥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三卷。中有詩云。有鳳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三更夢。曇花頃刻身。何如蝸與鷺。鳴噪得天真。

袁名機簡齋之妹也。

香妃爲回部某王妃。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或稱於高宗。西師之役。將軍

兆惠陛辭。高宗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兆惠卒生致之。密奏以聞。帝大喜。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帝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令宮人婉諭之。妃慨然出白刃袖中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不肯徒死。思得一當以報故主。帝如逼我。則素志遂矣。聞者大驚。欲奪其刃。妃笑曰。吾袖中尚有數十刃。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強犯我者。吾先飲刃。宮人具以語白帝。帝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即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衰也。妃既不得志。乃思自戕。而侍者日夜邏守之。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帝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帝毋往西內。會長至園丘大祀。帝赴齋宮。太后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帝至不

得納。乃問妃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間關萬里。忍辱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耳。今既不遂。所志此身。直罄旆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帝在齋宮聞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太后命。引帝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香妃之不肯屈志已屬難得而懷刀衣中時思報仇以爲恥則尤爲奇特或謂讀亡國之史至於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即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巽詞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孰謂遠夷巾幗中乃有刑軻豫讓其人耶洪承疇錢牧齋之徒可以愧死矣

洪稚存之母蔣太夫人讀書明禮洪幼孤而貧蔣太夫人教之讀羣經一

日讀儀禮。至夫者妻之天。慟絕良久。曰。吾何天矣。遂廢此句。洪後入詞林。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同時鉅人長德。咸有詩以美之。

蔣太夫人武進人。嵒峨公女。洪午峯先生之配。中歲守節。

楊誠村之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楊任寧陝鎮總兵。夫人歸焉。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噴有叛言。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未叛者以死衛夫人。已叛者亦不敢驚夫人。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匿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

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奴婢及避難婦女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與官眷同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而猶循此虛文耶。衆唯唯。送至湖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儼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復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此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抵石泉縣。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月。始就興安。免身時。典興安郡者。夫人從兄。變堂也。楊公在固原。聞變。急馳至。蓋。得變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叛衆。叛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

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公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明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公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探候主將。請問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公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敵。不敢行。旣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楊出語。都守歎服而去。其智略英果類如此。

揚名芳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充書識楊遇春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公從遇春累戰累勝積功官至提督晉封一等侯以嘉慶九年署固原提督龍夫人四川華陽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方坂兵就撫廷議

以楊公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天人。口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楊公嘗視職。自捷爲南歸舟。憇意買鹽。謂至黔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能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師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知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

杜憲英者。以勇略聞於咸。同時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學少林拳法。及生女。愛若掌珠。授以書及拳法。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死。母爲擇對。戚有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密商於女。女曰。鄭優於文。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年荒盜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洪楊之兵至。開封。周與女領鄉兵二百人擊之。周被敵縛去。女乃刺死敵之驍將左山虎。敵旋潰去。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沒。乃買一勇婢。教以武事。攜之出游。由皖北至江南。密訪周生消息。

一日泊舟江干。見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檣懸帥字旗。詢知爲總兵帥水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見兩女子乘一船。裝束亦異。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一人忽自樓船躍登女舟。問英娘何在。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似曾相識。而鬚髯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今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也。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遂爲夫婦如初。

杜爲河南人。周爲總兵。時已易王姓。乃被虜後。說主將王公。降於清王。公愛之。使從。已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一一告之。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携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適某千總。勇過其者。夫所稱鄭生。

李素貞是孟羣方伯之妹。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潤之檄。督師與洪楊之軍戰。招女至營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方伯常失利。被圍十餘里。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敵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耳。報至。舉軍皆哭。

李孟羣字鶴人河南固始人以進士選廣西知縣從軍累官至安徽布政使死於軍中作絕命詩四章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之句素貞死後陳子壯有詩弔之曰百騎連翩襲敵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壘哀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沈幼丹之夫人林氏。少穆之女也。幼隨父讀。文字秀雅。兼通武事。膽識不凡。咸豐八年。隨沈守廣信。值洪楊大兵下江西諸郡。清吏望風而靡。沈自

往河口募兵。洪軍乃乘虛圍廣信。夫人部署城守。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釜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遲之又久。四無援兵。情急刺指血作書。致其父。舊部浙將饒軍門以乞援。圍始解。

沈夫人書略曰。將軍澤江戰績。噴噴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公矣。此將軍以援帥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信預備城守。借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著中。婦僕紛去。死守之義。婦人荷此輩。祇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太守聞。歸郡。夫。婦。二人。荷此厚恩。不得藉守。以報徒死。負屏蔽。敵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為玉山屏蔽。敵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為謀。資育不能為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得以越境。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待道輟志。至今。以心為痛。氏今得死。此為厲殺敵。在天之靈。實之。鄉問士民。不喻此心。以與爭。迎赴封禁。山避敵。氏指劍與井。誓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必歸。後再當專。臘奉。迷得拔隊。確音。執炊。以稿。前部。對使再拜。為七邑生靈。請命。昔睡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夏氏女父爲舟人。生而絕慧敏。咸豐庚申。洪楊之軍破江陰。兵所至肆焚掠。婦女少艾者。尤莫能幸免。兵至城南。見女脅而欲掠之。女曰。吾雖細民。女既締姻於士族。固不辱於若輩也。遂躍入十方菴前池水中死焉。時年僅十七也。

夏氏女與士族
曹朗軒締婚

張朗齋之夫人。博古通今。嫻吏事。常爲公閱案牘。批竅導要。咸驚爲老吏。公固不知書。任河南布政時。御史劉毓楠劾公目不識丁。遂改總兵。公憤甚。就夫人學。執業如弟子。夫人時呵罵之。公怡然也。後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頗不平。數假蹇朝命。左季高督師勦回。奏請公領兵。公不應。時嚴旨趣公。門下客多方說公。皆不應。夫人乃謂公曰。汝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公聞言蹶起。即往從左。公咋舌曰。夫人言可畏。夫人

言可畏。左復奏改公文職。後遂巡撫山東。與屬吏輒言其夫人之能。

張夫人某氏未詳父爲固始令適檢圍城度城且破隨死無益乃榜於衆口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當是時檢張共成莫敢應衆以推張且曰此豔福非公無可消受者張笑而起進謁令守禦陰念敵衆我寡非出奇不足取勝乃以壯士三百襲檢營大破之僧王適至大加款異因奏署縣事并爲公作伐令遂以女歸公卽夫人也

譚壯飛之夫人李氏。幼嫻內則。博極羣書。譚嘗歎爲明達。集歷朝列女傳。各繫以論。於明楊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論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學無術。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嚴嵩魏忠賢相繼而起。流毒善類。卒以亡國。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屢被廷杖。血肉狼籍。筋斷骨折。備諸慘酷而死。方是時。賊黨布滿朝列。暗無天日。楊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雖十上。必不能達。爲楊夫人計。惟有以疏結諸髮際。懷匕首詣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壯飛殉光緒戊戌之難。夫人輿入湘。

撫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頸血濺陳右銘中丞衣袂而死。

李名閏湖南長沙人
萱仙觀察之女公子

毛芷香隨父宦游於皖。因歸桐城汪楷。芷香性慧。知書史。明大義。光緒庚子。楷挈其弟堯臣與唐才常林圭等倡革命。往來湘鄂間。每困乏。則芷香輒質釵珥以助。事敗。楷與堯臣被逮於長沙。堯臣仰藥死。楷下獄。時官吏上首功株累衆。無倖免。芷香不忍見夫死。乃仰藥自盡。前二日生一女。棄之。後二年。楷得釋。而芷香死矣。

毛名未詳湖南湘鄉人少園之女也

胡貞女讀書知大義。幼字同邑祝竣望。隨父宦游蜀中。祝往迎娶。途經曹湖。舟覆溺焉。訃至。貞女佯不知。自是不御綺繡之服。食常避葷鮮。及其父挈眷歸里。貞女乃泣請曰。曩者諸弟幼。母多病。兒未敢自言其情。今諸弟

成人娶婦矣。祝婿客死道路。魂魄無所依歸。宜爲之立嗣奉禋祀。兒請行。因哀慟欲絕。父不得已許之。卽日肩輿如祝氏。送者咸素衣冠。舂嫗販夫見之。莫不輟業太息。既至。事姑嫜。接族人。怡怡如也。撫夫兄子爲子。授詩書。嚴禮法。里黨稱之。

胡爲河南光州人。父字鐵臣。其甥固始。張璋爲之作傳。而終以論曰。貞女歸祝氏。吾鄉女子許嫁。而婿先死者。皆守貞相習。成風。余思據震川歸氏說。以矯之。歐俗東播。習尙移焉。隙未因。終往往生於禮義。險情欲熾之日。其相通文字者。又相率以爭政權。嗚呼。一國之中。無復合妻賢母生人之道大端矣。又不禁因貞女事而歎其誠有裨於世教也。何必中庸。

李縷蘅幼承母教。早習詩書。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五經四史靡不曉。澈長適灌陽唐氏。主持家政。清季女學漸萌。都門士女。創設振綱女學。縷蘅募捐獨多。竝任講席。造就女生數百人。箸有浣薇軒夢餘吟草。雋逸可誦。畫亦有名於時。

李名恒。江西萍鄉人。蘓垣宮保之長女。適清學部尚書唐春卿之子。溫齋春卿。尚書以病致仕。女士朝夕侍奉。輒通夜不眠。積勞成病。及尚書逝世。女界惜之。

秋璿卿幼工吟咏。隨父宦游湘中。嫁湘鄉賈人子某。鬱鬱不得志。漫游京師。寓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隻身赴日本留學。組織共愛會。旋被舉爲會長。與徐錫麟等提倡革命。會取締留學生事。歸國主講滄溪學校。教育循序而進。成績爲各校冠。復倡辦中國女報。冀以提倡女權。作家族良導師。迨錫麟事敗。紹興知府貴福竝拘女士殺焉。年僅三十有三。海內冤之。

秋已見前父名星侯其所擬檄文略云嗟乎吾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猶不自知其危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剴切勸諭者也夫魚游釜底則焚危巢且夕偷生不自知其瀕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路

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而漢人盡遭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操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隅之地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乎吾父老子弟盡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於滿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得不革命者用是張我旂鼓殲彼醜奴爲天下倡義旗所指固我漢族應表同情者也

徐漱馨少多疾病爲父母所鍾愛然能孝事父母先意承志爲男子所難能兄嫂劉病癱瘓侍奉彌年無怨色光緒丁酉戊戌間海上志士痛言纏足之害湘中見聞錮閉迄無應者漱馨乃自釋帛纏著革履以開風氣之先。

徐名令與湖南湘潭人臨澧知事承基之長女子歸易氏有賢聲

吳芝瑛爲廉南湖之夫人解詩書工八法嘗以所書與余兆熊妻沈壽繡工同蒙清慈禧太后稱賞廉官清度支部郎中夫人隨之京師與故交劉

鐵雲爭一碑帖。竟至失歡。後居滬上。與詩妓李蘋香至暱。出家藏董香光小楷史記求售。謀爲脫籍。無過問者。又嘗倡導國民捐。還各國庚子賠款。事雖未成。志誠可嘉。有所動作。輒登報自鳴。恒署桐城女子吳芝瑛故名。噪遐邇。南湖轉爲所掩。其與徐麀收葬秋塔卿一事。尤爲人所稱道。

吳己見前。父名實。三嘗爲山東縣令。獨生夫人鍾愛逾尋常。

術解第二十

陸麗京。孫字台。精京氏易學。於甲申除夕。各占元旦。且明晦。麗京決晴。字台斷雨。次早。瞳矓日出。晚即滂沱。雨來人咸異之。

陸孫二公。己見前。孫公既精易課。又善潛虛。皆與陸公同在臨平。沈去矜座陸。舉之字問孫云。今日當得幾客。孫應聲云。文十一也。己而果驗。

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

錢文爲光。竟中錢。坐客莫不歡悅。

方名其義。江南桐城人。天才橫溢。不讓其兄。力矯健。能騰身屋上。如履平地。時推爲兼才。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亦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遇一卜者。叩以吉凶。卜者曰吉。但恐不終。問其故。曰。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王曰。豈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乎。卜者曰。後自有驗。王曰。究竟天下是誰。則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王曰。然則非我所有乎。乃識其言。故至燕。既逐李自成。即迎世祖母子入京。意謂天命有在。且恐不能終局。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王本有自取之意。至是。竟讓大位而不居。

此讖亦驗。蓋至宣統辛亥十二月。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而隆裕太后奉宣統帝遜位。亦寡婦孤兒也。

清世祖入關。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世祖問異日事。答曰。我身不缺。

我國不滅。又問國祚。答曰。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當時且以爲二十傳也。

此識至德宗。被囚瀛台。宣統帝辭政。實自非常之靈驗。我身二句。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爲儀。臣民固須敬避。惟當鐫刻書籍。於必不可避之儀字。則我字即缺。末筆也。

張曼皆於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嘗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世祖入關。從龍勳佐。果皆遼左產也。

張名儲。江西南昌人。明大學士位之弟也。

清世祖嘗校獵遵化。至後爲孝陵之地。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鬱蔥非常。可爲朕壽宮。因自取佩鞞擲之。諭侍臣曰。鞞落處定爲穴。即可因以起工。

後有善青鳥者。視之相驚。以爲吉壤也。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能。其大將劉國軒。卒以計殺之。

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請曰。師固佛地。位人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駭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媒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歛。然落矣。成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刃敢縱觀。至閉口不窺。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

朱先生精異術。嘗架箸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八陣圖。又嘗剪紙爲魚。置之盆中。即游泳矣。

朱名字未詳。康熙時隱於浙。或曰明宗室也。

范文園工相術。邑中有隙地。或塑太歲。范以爲威儀具足。應享巍峩。未幾遂成巨剝。又指禾中千佛閣。肖型慘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災。

范名騷。浙江海寧人。事親孝。與兄弟友。恭於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與拯濟。人之艱厄。嘗夢神人付以右髻。自稱右髻道人。遂精相術。入京師。

後名動公卿間。

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占卜多奇中。李吉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爲誦聯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尤西堂。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李名字未詳。利津人。李名呈祥。霑化人。官詹事府詹事。

劉泰齊聞滇南吳三桂之變。海內震動。時皖中大擾。民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劉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而果無事。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閭閻之間。皆視劉爲安危。

劉名若宜安
徽潛山人

吳志伊甚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鐘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鐘也。後滌視欸識云。古大呂之鐘。

吳已
見前

孫文若隱於杭。所居爲梅園。性極簡靜。一介不取。間爲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爲僧。順治初。范觀公撫浙。孫固預知之。蓋孫與其大父雅故。范幼時嘗撫其頂曰。兒當建節吾土。至是范奉母

命物色而得之。屏齟從往謁。時浙西多虎。孫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尋奉命督閩。孫誠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范死焉。人遂以孫爲前知。爭趨問之。孫避去。不知所終。

孫名文。浙江會稽人。自稱水月老人。

呂晚村精奇門壬遁之術。常夜出訪友。必三更始返。僮籠燈導之。一夕訪友笑而告之曰。今夕有不速客來。問爲誰。不答。再叩之曰。梁上君子也。漏三下。門闕矣。有二人不得出。氣喘汗流。憊極欲死。呂笑曰。蠢蠢何苦。乃爾賊伏他稽顙。哀呼乞命。呂含笑釋之。蓋二人竊物出。覺非前路。亂山崎嶇。愈走愈遠。則以呂之預布奇門故也。

呂名留。良石門人。治東墟。溪有風雨。菴爲呂之別墅。屋數十間。曲折有致。庭有紫薇盤。困離奇古物也。呂死後。以文集中有犯忌諱語。僂其屍。

罪其子孫並
禁燬其書云

吳三桂之稱兵也。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圯。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圯。非向內也。至夜果然。

吳開藩滇中最好術士
故方伎之家趨之若鶩

陳其年年四十餘。猶困於諸生。一日過京口。有術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康熙己未。其年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荐授翰林院檢討。年五十六矣。

陳公爵里見詳
術者姓名未詳

史冑司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携家入都。舟泊水驛。生子貽直。冑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

問其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貽直已官清禁。胄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晢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鑄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

史名夔。江蘇溧陽人。官營事貽直。官大學士。

江慎修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嘗館同里某富人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慍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人厭而辭之。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人集客爲茱萸會。江適過其門。富人邀之入席。江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人留。則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後櫺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竟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

酒數定且歸休。祇啖兩饅首。

江名永安。徽婺源人。為經學大師。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日。不忘聞。廣修名。擔簦往學。兩人遊隴上。見黃牛與黑牛。問之曰。牛孰勝。正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江曰。不然。今於令為孟冬。於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於一定。而學所以貴於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正大悟學。日進名。遂與江埒。雍正初。大吏荐江於朝。世宗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荐正。正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世宗大悅。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館少宰朱鼎延家中。朱詢其子應順。天試獲雋。合李書曰。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末名。則馬成龍也。

李名字未詳。山東人。梁尚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置燭。築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視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東背。李因取紙出示。衆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來者。至顛者。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者。再

蔡必昌守重慶。乾隆甲寅秋。謁督部福文襄。福適征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蕞事必速。冥中僅造册數月。後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冥中

已造册數年。今尙未已。福詢以册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卽畢秋帆制府也。

蔡字未詳。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教匪繼之。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徐念祖通壬遁術。宰蒙陰時。有犯越獄逸。課之。謂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乃率役追捕。行經小村。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浮動。回顧則老嫗立簷間。注日向池。若意喻者。飭役投入池覓之。果獲。蓋犯立池中。手擎衆草覆其頂也。

徐字未詳。桐鄉人。乾隆乙丑二月。錢嶼沙方伯問以得與春閣分校。否。徐曰。大吉。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

嵇尙佐善風鑑。百不失一。嘗主乾隆乙未會試。揭曉中式者初見。卽鑒別無爽。分日讌之。前一日。皆丹毫簡任者。內有二人不符。由榜下卽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惟許紫垣。孫寄圃。一內一外。祿

位崇厚後果然。

結公爵
里兒前

高宗訓政稱上皇。一日早朝已罷。專召和坤入對。坤至。則上皇南而坐。仁宗西向坐一杌。坤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久之。忽啟目曰。其人姓名爲何。坤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忽閉目。語不悞。移時揮出。不更問。仁宗大愕。越日密召坤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汝所對作何解。坤曰。上皇所誦爲西域秘密呪。誦之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

和已見前。仁宗既知和亦嫻此秘密。呪益駭。故俟高宗賓天而即賜和死。

嘉慶時有馬敬六者。性淡泊。終身家食。精數學。朝風夕雨。推測而知。小至

家用什物。亦預知成敗。家貯盞盤。歷有年所。戲占之。應碎於即日午刻。顧未明其致碎之由。置之案。自守之。適夫人呼令午膳。敬六注目凝視。無暇他顧。懼之再四。竟若罔聞。夫人怒。揮盤於地。碎至百片。敬六笑面起曰。驗矣。

馬名嚴嘉慶
元年進士

嘉慶初。湖南三廳苗變。福康安督師勦之。招致奇才異士。戴尙文以羅典之荐。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於手。問之曰。聞先生神算久矣。亦知吾握中何物耶。戴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待以軍師之禮。凡事必咨之。時苗甚猖獗。夜恒撲營。戴輒預知之。遂有備無患。嘗於五月進攻旂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師出不利。福偶惑人言。弗聽。及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

拳如卵。如輒擊傷士卒無數。伏苗乃四起乘之。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尙文。言而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爲兵家所忌。苗圍之。斷水。軍不得飲。危甚。戴請設壇。繫池。已被髮。仗劍作法。以劍劇地。清泉湧出。軍心遂安。己未。駐師天心寨。戴夜觀天象。知將星有異。乃作書。潛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薨。衆乃悟其歸意。固預知有此也。

戴字未詳。湖南溆浦人。幼穎異。十五爲諸生。與同邑嚴如煜從。鴻臚卿湘潭羅典游。岳麓稱高才。生經史。而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贄。僧盡以所習秘訣授之。歸長沙。同舍生金爲人竊。尙文占之曰。君金若干。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者。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之於大西門外。可獲也。如其言。果驗。又嘗侍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泥塗竈門。書符封之。偷兒不得出。遂就擒。尙文既歸。未幾病卒。自知某日當死。母取其書焚之。

湖州荻港。有純陽宮。占壇。道光癸卯。浙江鄉試前。有人請占。忽關羽降壇。羣羅拜。求示闈題。占筆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衆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

曰。吾不讀春秋。乩寂然。羣謂不可解。及入闈。題爲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惟闕春秋。始悟乩語之隱切也。

術士以硃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決休咎即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爲迷信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初亦有文人弄筆自託於女鬼仙靈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有仙壇花雨一書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西青散記亦多述其事

道咸間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垂十餘稔一日忽語人曰比年以來所見村夫牧豎多文武大吏狀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遂自疑其術舉所有書籍付之一炬

某甲之言未久而驗蓋洪楊之役湘軍楚軍興荇荆業業三湘子弟居其十九人始知其術之不謬也

曾滌生好相術嘗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

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脚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云。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着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嘗閱兵於徐州。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已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數日。某弁果以墜馬隕命。

曾公爵
里見前

天眼通者。內典六通之一也。日人譯之曰千里眼。即催眠術之一。光緒時。慈谿某氏子。於無意中得之。凡未來景象。荒遠動作。如在目前。然自謂生年不至三十必夭。嘗居室中。恍惚見屋廬被焚。火勢蓬勃之狀。家人倉皇急遽。奔避號咷之聲。及四鄰吶喊。鳴鑼奔救之事。而當時居室固無恙也。惟言於家人。使急圖遠避。家人嗤以鼻。不顧。越旬日。果不戒於火。其一切

情狀與先所內視者無異。於是人咸驚以爲神。

當時某氏子已見庚子拳匪起難及八國聯軍激鬪兩宮西幸人民遭難狀自是對人無一言日惟慟哭家人問之始略言其故未數日竟死。年僅二十有八也。家人檢其枕畔有文一篇而皆不識字。莫解所謂。越三年拳匪果發難其家中人乃取枕畔一文與識字者觀之。則兩宮之自罪詔也。其時廷諭猶未到省。後取以相核。非特字意無異。並其款式。行數紙色亦無一少差。羣乃至其墓祭之。自是香花供養歲時不絕。其墓在淹浦塊下。

黃建剛嘗遊歐洲。得催眠術於德國某博士。能以手指人。呼之人輒迷惘。嘗以其術眩於衆。遊日本。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心大鄙之。出其術。日人皆驚。欲從之學。黃不可。拂袖去。既歸國。乃益驕。性放蕩。不羈。頻以術。蠱婦人。由是爲衆所惡。一夕火其廬。黃倉卒挈其妻走。不及施術。衆執而。撻之。或救之。得不死。乃西走辰沅間。辰沅地僻。而民好巫。黃乃以巫自給。漢苗多信之者。苗民雷某家殷實。其妻病。乞拯於黃。黃往。有少婦絕豔。坐。

榻前。侍湯藥。雷之戚也。黃睨之。心蕩。施術畢。陰以暗示動婦。遂行。是夜少婦奔於黃。將旦復還。久之益肆。令竊財物來。婦漸有省。告其家人。謂此身往還都不自主。離奇恟恍。若隱有約束之者。家人責雷。雷怒。詰黃。黃施以術。雷歸而臥床不起。醫診脈。無病象。其家復延黃。黃要挾千金。家人難之。請少減。亦不可。久之。或語黃。雷家已入黔。請祖師。祖師使女弟子逸鸞來。將與君鬪術。黃笑曰。我自文明國來。奚憚此野蠻者。無何。聞雷病已愈。於是稍稍疑慮。不更招婦至。然鬪術之說。久而杳然。月餘。故態復萌。一日晨起。妻方曉妝。有美少年向之招手。妻不覺從之行。黃亟逐之。兩人挽臂行如風。頃刻不見。喪氣而歸。則妻方與少年交頸於室也。大忿。急以手指少年。少年亦以目視黃。黃覺少年目光冷射毛髮。幾欲眩暈。知將中術。爰力持之。手不能舉。勉爲支持。視少年亦目光黯淡。如嬰重困者。於是彼此互

競約一時許。少年拍手笑曰：君術真高。今如何？黃不覺退倚榻下，口噤不能聲。少年笑時，梨渦生頰，嚴然一女郎也。黃大悟，然不能起。日送其去。日午乃蘇。

黃名未詳。湖南邵陽人。既蘇，問其妻，妻亦言惛恍如夢，身不由己。幸不爲所污。黃令秘之，而市中已遍傳矣。黃大窘，幸薄有所蓄，乃攜妻更他適。改行從善，數年後復歸於鄉。鄉人亦安之。黃復入黔，欲求苗人所謂祖師者，竟不可得。

光緒朝。易哭庵游宦河南。遇一星士，爲推鐵板神數。言其以前經歷，無一不驗。推至五十七八歲時，有兩句云：賴有吉人扶。當今復用吾。當時以爲不可解。後乃奇驗。

易君，爵里見前。前清官道員五十餘歲，值民國改元，京華潦倒，徵逐歌場，至五十七歲，袁思亮爲印鑄局長，忽薦任易爲參事。至次年，袁世凱稱帝，適袁思亮南旋，世凱遂用易爲局長。

近有人在西湖某莊請占，忽有女仙降壇，自述係明孝女楊雲友，蜀人。隨

父宦游浙中。父死。誓不嫁。以養母。母旋卒。卽以死殉之。墓在葛嶺下。竝題詩一律。影射蜀中近事。或叩其詳細履歷。欲爲作傳。則書生平無可紀處。惟好學董其昌書。嘗臨董之舞鶴賦一紙。未未署名。好事者勒之放鶴亭。清高宗南巡。亟賞之。遂命石工鐫御筆二字於首。後鐫乾隆某年月日臨等字。殊爲憾事云。

此事爲友人鄧某所述。其詩云：白帝荒城帶雨昏，瞿塘高浪挾雷奔。雙崖積鐵封三峽，衆水排山爭一門。魚腹浦懸魚鳥陣，虎鬚灘變虎狼村。臥龍躍馬空回首，壯士當關欲并吞。

新世說卷六

易宗夔撰述

巧藝第二十一

八大山人有仙才。善書畫。題跋多奇致。不甚可解。書法有晉唐風格。畫之所長者。擅山水花鳥竹木。筆情奇恣。不泥成法。而時有逸氣。所謂拙規矩於方圓。鄙精妍於采繪者也。襟懷落落。慷慨嘯歌。世日以狂。既逢知己。十日五日。盡其技乃已。

八大山人
已見前

陳章侯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堂壁陳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關侯。既長。書法遒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齊名。京師號南陳北崔。

陳名洪綬浙江諸暨人自稱老逆好縱酒鬻畫所致金隨手盡喜爲寢
儒畫豪家索之雖千金勿得也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座勿飲夕寢非
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者輒應之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陳遇
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爲章侯也亟稱其畫陳大駭
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

王石谷童時無嗜好嘗引荻畫壁作山水即生動會王元照道過虞山於
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爲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王煙客具舟迎
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秘奧而一以
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阮
亭宋牧仲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有詔徵召以布衣供奉內廷嘗繪南巡
圖天下能手畢集咸逡巡莫敢下筆王至則口講指畫咫尺千里令衆分
繪而已總其成圖成御覽稱善授以官不就晚歲煙雲供養外吟風弄月
終其身

王石谷名翬。江南常熟人。館西田時。做古入神品。王元照推服曰：石谷非吾弟子也。三百年來罕覩此人矣。王元照名鑑。江南太倉人。官廉州太守。善畫山水。摹古尤精。王烟客名時敏。江南太倉人。官太常卿。為清初畫苑開山之祖。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知名。其孫麓台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為獨絕。人稱太倉三王。又與石谷號為四王。石谷雖烟客弟子。烟客口為畫聖云。

黃尊古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登岱。歷燕趙韓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乃還。後居黃山。游匡廬羅浮九嶷。陟嵩衡。升峨嵋。嶺攀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具有淵源。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氣。竝稱大家焉。

黃名鼎。江南常熟人。較石谷稍晚出。畫師王麓台及邱嶼雪與石谷齊名。

王煙客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跡。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沈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牀大叫。拊

掌跳躍。不自知其酣狂也。嘗擇古跡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爲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鈎勒斫拂。水筆墨瘴。悉有根柢。於大癡墨妙。早歲卽窮闔奧。晚年益臻神化焉。

王公己
見前

王元照於四朝名繪。見輒臨摹。務肖其神而後已。故其筆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於董巨尤爲深詣。皴擦爽朗。嚴重。暈以沈雄。古逸之氣。誠爲先民遺矩。後學指南。視煙客爲子姪行。而年實相若。互相砥礪。竝臻其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公有開繼之功焉。

王公爵里見前。祭酒吳梅村送元照還山詩云。始與公子蒨諸侯。丹荔紅蕉嶺外遊。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王麓臺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畫齋壁。煙客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捷

南宮煙客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大進。而於黃公望淺絳法。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是時石谷以清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

王公爵里見前。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即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鑲石爲印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烟墨。曰三者不一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自處也。

吳漁山畫與石谷齊名。嘗再至歐洲。晚年作畫。好參用西法。然畫中時有雲氣。繚渺淩虛。嘗曰。歐人之畫。全在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即欵識論。彼喜識下。我乃題上。用筆亦不相同也。

吳名歷江南常熟人。久奉耶蘇教。嘗曰：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惲壽平少年山水學王濛。既與王石谷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荃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牧仲嘗語人曰：南田畫暗中摸索，即能辨之。世多贗作。其至處必不可磨也。性甚嶽奇。遇知己，或市月爲之點染。非其人，則百金不能市一花片。所居甌香館，與倡酬者皆一時名士。

惲名格，江南毘陵人。自號南田老人。少時流離瑣尾，嘗爲某軍帥所獲。其父以計誘令出家，始得相聚。長以父兄嘗仕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

查二瞻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跡。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瀟散，氣韻荒寒，逸品。

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蓋有所取法也。晚年技益超。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册宋牧仲得之。以爲快。

查名士標海陽人自號梅壑散人
明末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

傅青主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光墨跡。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遂亂真矣。己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松雪何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青主非止言書也。

傅公己
見前

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始晤王阮亭。掛甫罷。即出一端石相遺。視其側有銘八字。曰。獨漉所贈。漁洋寶之。陳工漢隸。此其手書也。王甚珍之。

陳公己見前
自號獨漉

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軒者。屋五間。窗外有隙地數丈。悉種短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凌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墨於軒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置身其中。幾疑仙境。

吳己見前

張閒鶴性簡傲。嗜飲。少進輒醉。醉輒喜畫。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蘭。懸之齋壁。忽香發滿室。陸異之。因額其齋曰蘭堂。

張名道岸浙江湖州人
即苕南四隱之一也

蘇遺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筆意。間寫山水。成即毀之。人莫測其意。後以窮困死。

蘇名遜江
南華亭人

萬年少多材多藝。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物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曰。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君具何種慧性。乃能至此。

萬名壽。江西南淮
安人。己卯孝廉。

順康時。顧二娘以善製硯稱。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相傳以鞋尖點石。即能辨別瑕瑜。亦奇技也。其言曰。硯爲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所作之硯。古雅而兼華美。當時實無其匹。

顧係德麟之兒。婦姓鄒氏。江蘇吳縣人。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於金陵市上得一硯。背鏤劉慈一絕。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然不知劉慈爲何人。許人也。

陸麗京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之諧音。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麗京。至下藥立愈。由是名聞吳越間。爭求其治疾。戶外屨無算。

陸
前已見

毛稚黃有小姬。嘗病瘵。勢日殆。瘠甚。見骨矣。遣人速沈去矜臨診。沈至曰。母恐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曰。曾聞敵二豎。難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何竟具神力乃爾。

毛己見前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爲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久遠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也

清初奕手以過百齡盛大有吳瑞澂諸人爲最著過曾著奕譜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爲傑作

過名文年江南無錫人生而慧穎十一歲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輒勝於是里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台山奕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鄉人以百齡應至則尙童子也葉已奇之及與奕葉輒負自是名噪江以南越數年至京師與國手林符卿奕三戰三勝之於是百齡名益遠第一歸隱錫山出遊輒得數百千金復盡之於博奕或勸之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資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

周嬾予天資超卓少好奕家故貧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皆勿願也輒竊出與人奕禁之不可與人博彩屢獲勝夜則藥藥負金錢歸後遂以奕遊遊郡邑時過百齡方負第一手之譽嬾予不爲下屢與對局嬾予多勝焉

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爲某國王師。旣而歸。以奕終其身。

周名未詳。浙江嘉興人。徐星友有兼山堂奕譜。具道過與周之工拙。

張得天性敏博學。最工書法。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卽今觀其迹。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

張名照。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雍正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旋授撫定苗疆大臣。乾隆元年落職。逮問。二年授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七年再擢刑部尚書。十年奔父喪。卒於徐州旅次。

梁山舟善書法。名滿天下。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之。蓋不欲以僞欺人也。論者謂清中葉善書者。劉石庵樸而少姿。王夢樓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

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規模稍隘。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師茗張得天後一人而已。

梁公傅里見前公之書名歷一代之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致富

劉石菴之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也。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其少年時爲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臺閣。則絢爛歸於平淡。白鑿爐火。純青之境矣。世人每譏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妙處。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劉公爵里見前公平生書楹聯皆用紫毫筆尤好用蠟箋高麗箋公有三姬皆能代筆外人不能辨其但署石菴二字及用長脚石菴印者皆

代筆瑛夢禪亦其一也或曾見其
與三姬人論書信說筆法甚詳

王夢樓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朝鮮人嘗以餅金易其字。當時有諺曰：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其隨手所作行書尤饒天趣。

王名文治江南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
爲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書法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

錢獻之邃經學小學及金石之學。篆書尤空前絕後。嘗習李陽冰城隍廟碑。三月不能成字。忽夢至石室。一老者指授筆法。書遂大進。時都中能作篆者惟翁覃溪。聞是事索觀所書。歎爲神授。自是遂以篆名天下。

錢名坵竹汀
詹事之猶子

鄧石如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四方。展轉至壽州。梁巖主講壽春書院。以工李沔書名天下。見公書歎曰：此子未諳古法。筆勢渾篤。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獨步一時。因爲函致江寧梅氏。

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弄藏甚富。文穆公得內府秘珍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公旣得縱觀。推索其意。窮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窮日夜忘寒暑。五年而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而分書成。嘗自謂吾篆不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蓋篤論也。包慎伯生平最服公書。其行書亦有盛名於時。

鄧以字行。自號完白山人。安徽濼寧人。客梅氏八年。學旣成。徧游名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欲嚮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鄧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借詣公於古寺。修撰延爲上賓。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也。及見公書。卽鳩工磨治。其聯額屬公。重書之。其傾服至此。公旣交。編修

修撰遂展轉與曹文敏劉文清陸耳山副憲畢秋帆尚書周旋握手而絕藝傳矣。惟翁覃溪夙擅篆分以公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而涇人包世臣慎伯推公為神品嘉定錢獻之自負其篆為直接少溫與慎伯同游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似百年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復搦管矣。既知為公二十年。前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坳魯斯故服公之篆分推為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揚少師神境也。遂因慎伯見公及與論筆腕法不合助。獻之詆公甚力。而陽湖李兆洛申者獨以慎伯所推為當。

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真蹟漸少。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學其體足以亂真。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皆書也。蘭竹則理氏昌鳳能為之。板橋初學晉帖。旋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後因其夫人之言。自為一體。即蔣心餘指為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鄭公爵里見前。公學書時常執指劃空狀。若中魔夢中。手書觸夫人體。夫人呼曰。人各有體。何溷我為。公驚醒。默會其言。知摹仿古人之不足有成也。遂自作一體。曰亂石鋪街。以名於時。

黃癭瓢幼貧。無以為生。遂學畫。母曰。兒為是。良非得已。然吾聞此事。非蒸

習詩書。有士夫氣韻。則成畫工耳。黃乃寄居蕭寺。以畫爲畫。夜無所得燭。從佛燈光隙讀書。後漸工詩。善草書。出游吳越。人爭客之。得其片縑尺楮者。皆奉爲瓌寶。

黃名慎。福建閩縣人。老畫師也。

惲清於善寫生。芋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朵。俱有光作。已輒題小詩。乾隆初。尹望山曾以進呈孝聖后。高宗見而賞之。題詩歎獎。聲譽大起。夫爲毛鴻調。不應舉。築小樓。伉儷居之。以吟詩作畫老焉。

惲名冰。鍾嶸之女。壽平族曾孫。女世或誤爲壽平女者。非也。李穆堂贈詩二首云。黃筌妙筆吟花鳥。不用徐熙落墨花。忽地展圖識。佳製寫生生氣更橫斜。畫家今日重南田。閨秀猶誇得祖傳。共道花王勝姚魏。沈香亭畔最嬋娟。紀實也。

金冬生畫梅竹。蒼勁絕俗。長幅短卷。日可竟十數。晚又畫佛。其畫竹之自題曰。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字亦奇古。

金已
見前

馬江香習於庭訓。善畫。早寡。以苦節聞。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甚多。常蓄美婢數人。悉令調鉛刷粉。時憚清於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稱爲雙絕。

馬名荃。江南常熟人。
畫師扶曦之女也。

羅兩峯是金冬心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蚓陳章侯相頡頏。

羅名聘。揚州布衣。重寧寺爲高宗祝釐之地。
其壁有畫。蓋兩淮離商以重金來兩峯繪也。

邊頤公善潑墨寫蘆雁。有聲於江淮。嘗語其友人王孟亭曰。我以畫爲活。今年六十。老將至矣。爲置一篋。外圓內方。及吾手能爲時。得佳者投入篋。

中以備吾老。孟亭爲文記之。

邊名壽民江
南淮安人

奚鐵生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專精繪事。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爲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秀絕。詩之清曠。等於畫。性高而僻。嘗自造紙。曰古雪齋紙。畫煙潤墨如溼。然易退。或問曰。君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

奚名岡浙
江錢塘人

童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童名鉅浙江山陰人。又善畫墨貓。而不輕繪。蓋二樹迷信甚重。必於端午午時始畫。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嫺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

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樂。曰顧蒨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蘊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箎。曰楊洪思琴山。

十六畫人爵里多未詳
見法時帆十六畫人歌

徐靈胎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靡不研究。而尤精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警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

徐名大椿。江南吳江人。晚自號泗溪老人。電發之孫也。

葉天士以醫名於乾隆時。自年十二。以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

某症。即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所存者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者。非盡天士本意也。

葉名桂江蘇吳縣人。治疾奇效甚多。不遑枚舉。一日乘輿過市。見貧家送葬。棺底滴新血數點。急呼止其棺。問死幾何時。曰。昨夕。曰。男乎。女乎。曰。未產婦也。曰。速歸。可治其夫。叩首泣。隨天上。與後而觀者。隨往。其衆至其家。命啟棺。昇尸至床。去殮服。按右手脈。曰。可救。取長針一枚。解胸前衣。當心一針。哇然。一聲。產一子。而婦有嘆息聲。觀者歎服。或不問之。曰。術固神矣。然何以知其不產。一子。而此無他。適見之血鮮而不敗。故知其未死。及按其脈。細審乃知腹中兒手將母之胞絡。搦住。絡近於心。痛暈絕。特以針刺兒手。畏痛。手縮焉。得不媿兒既生。母亦不死矣。於所險者。針之分寸耳。天士言未已。衆中一少年伸臂求診。天士診視良久。曰。當速歸。今晚必死。觀者大愕。有進而詢其故。曰。公等視之。彼固健康人也。然吾以脈理審之。其腸已寸斷矣。安得不死。蓋少年乃產婦對門某店之夥。聞衆口一聲言。天士有如神之技。心不平。午膳方罷。跳橫而果。出排衆入室。求診視。爲戲。詎飯飽不宜跳。跳則腸斷。至晚。

薛一瓢亦吳人。與葉天士齊名。而相忌。病者就天士。則必詢之。曰。曾就一

瓢乎。就一瓢。則必詢之曰。曾就天士乎。天士憤大書榜其堂。曰掃雪。一瓢聞之笑曰。人謂天士不通。今果然矣。彼云掃雪。與我何干。縱其大掃。可也。因亦書二字榜其堂。曰掃葉。

辭名未詳。有甲乙二人。賭食寒具。甲啖至七十。有難色。遂自承其負。乙見甲負大喜。強爭勝。竟盡百數。甫下咽。而病作。昇就天士診之。曰無可為矣。復昇就一瓢。亦如天士言。家人固哀之。一瓢忽問曰。曾就他人求治乎。曰天士耳。曰天士云何。曰如先生言。曰果如是乎。其姑留此。一人試吾技。亦以覘汝家運之窮。通克濟與否。尚未可知。言畢。遽入內室。有頃。手出藥一器。其色純白。以飲病者。復以黑色藥一器。繼之。病者腹如雷。鳴。大瀉而愈。天士聞之。曰。我詎不知此特不樂為耳。蓋病者患寒。具充塞。不化。法宜消導。而又慮其不勝。必先之以人參。固其元氣。然後得。奏效。病者家貧。不能備。參。故告以無能為一瓢。意亦如天士實為。姊妬所迫。自出參湯食之耳。

黃月天在奕家稱第一流。自出新意。窮極變化。且其奕時。冲和淡泊。好整以暇。雖有他人之奇兵異陣。應之怡然也。

黃名龍士乾
隆時國奕也

徐星友初遇黃月天。黃授以四子。漸進乃授三子。星友殫思竭力。終勝之。嘗撰兼山堂奕譜。評核精當。其論奕謂用虛不如用實。用巧不如用拙。制於有形。不若制於無形。臻於有用之用。不如臻於無用之用。斯言何其雋永歟。星友性好稗官家言。常乘人握子布算時。出以觀之。既下。輒應。應已復觀。當危迫之際。其人或汗流浹背。星友則從容如故。局甫半。輒語人曰。若負幾路矣。及竟如其言。

徐名未詳。浙江錢塘人。星友與月天同時供奉內廷。月天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友則結納內監。大內之事。輒預知之。一日。語月天曰。君棋實勝於某。惟君勝局已不少矣。明日。御前相較。能讓一子。以全一日之名。否。月天笑應之曰。是亦何難。明日。內廷忽召二人入。高宗指案上一。漆盒曰。內有一物。奕勝者取之。遵旨對奕。畢。星友勝。月天負。蓋預得內監之報告。知匣中爲知府文憑一紙也。

徐之後。奕名最噪者。爲梁魏。今程蘭如。施定菴。范西屏。世竝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尙多。蘭如後起。星友耄矣。嘗奕於某處。主

者忌星友盛名。嫉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敗。大怒遂歸武林。不復出。

梁程名未詳。范名世。勛。施名紹。開均浙江海甯人。同學奕於俞長侯。范十六成國奕。施十四成國奕。

袁簡齋稱范爲海內奕家第一。惟施定菴差相亞。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昧未下一子。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云。論者以此言揚范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奕品。如雙峯竝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奕家謂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奕實由天賦。李松石云。范之於奕。如將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奕品也。范所著桃花泉奕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矣。

范又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亦俱刊行。范施對壘。奕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有鄧君奕。潛者。刻四大家奕譜於梁程。施范極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奕品實皆不逮范施矣。

嘉道以降。何子貞爲海內第一書家。早年學魯公。懸腕作藏鋒書。日課五百字。大如椀。旁及篆隸。旋得張黑女墓誌。誌字筆氣峻樸。意態宕逸。公視若瓌寶。至以名其書室。晚更好摹小歐。故其書沈雄而峭拔。行體尤於恣肆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壯士鬪力。筋骨湧現。忽又如銜杯勒馬。意態超然。非精究四體。熟諳八法。無以領其妙也。尤所難者。先後爲人書楹帖。以數千計。句無雷同。於臨池時。觸興口占。靡不新雋。工切語妙。天下且其構句。或紀宦迹。或言名勝。或按合時序。或對晤琴書。讀之可見其作書時身心之所在。及身世之所當。故不徒其書有中晚之別。即聯語亦有壯老之分。此不爲藝林諸前輩所罕見者耶。自蜀歸。再返道州。雖農野婦。

孺亦踵門求書。僻邑無良紙。悉書之。不拒也。某常困於酒。爲書聯語。則云。愛書不厭如平壑。戒酒新嚴似築隄。勗其業。亦止其飲也。邑有老監生某。爲同學友。晚而失明。來索書。則云。老來尙讀華林略。閣裏能摹有道碑。蓋以祖珽嘲其目。以中郎喻其勤也。又何之作字。抱腕高懸。最爲獨得之秘。故其成就亦獨絕。此語今人尠能之者。惟湘潭朱師晦。童年習何法書。學爲抱腕高懸。歷二十年。始能成字。故其字無前突後竭之病。以此知抱腕高懸。良非易事。

何公衙里見前公至永州訪楊翰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食村店食已
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腰纏無以應請作書爲償主人勿許竟
典衣而後行揚聞之笑曰何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楊字息柯
書法酷似公不觀其署名輒疑爲公書也公晚年省慕回里里人有問
以字學極於右軍奚爲棄晉法而重唐帖公曰晉世已遙右軍神品真
迹難覓存者糝糊於轉輾翻刻中求右軍神妙是何可得魯公書雖天
資遜右軍一籌而其力彌滿渾然天全去今尙近完好宜蔡且魯公爲
人剛勁不阿觀其書如觀其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實儀其立身之峻右

軍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學之。必遺其神而得其粗。是爲妍皮囊骨。趙董諸人。皆是觀一時人士書法。足見其風尚之柔靡。豈得謂六藝之末。不關挽回風會。其論書陳義之高。足以起衰。既俗有如此。

道光時風尚柔靡。歐底趙而之字。流行一時。翰苑中人。爭相摹習。徐柳臣尤爲此中能手。旋與何子貞遊。學益進。蓋徐之書法。不僅拘拘於歐底趙。而其初以善寫柳誠懸名。通籍後。又參以右軍襄陽各體。而獨具匠心。運之以神。久之。遂自成一家。都人士目爲徐派。曾滌生書法山谷。挺勁絕俗。且傾倒不置。至欲其子勗剛專習徐派。連平顏氏。新建夏氏。亦爭相倣效。各以徐派書法教子弟。於是柳臣之書。乃大著於時。人得一縑。爭寶貴之。

徐名思莊江
西南昌人

鄧完白以後。篆書之有名者。一爲陳東之。一爲莫子偲。稍後則有吳清卿。其官翰林時。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書札與人。均用古篆。座師潘文勤得

之最多。不半年成四巨冊。一日謁文勤。坐甫定。即言曰。老弟以後寫信。還宜稍從潦草。我半年付裱。所費已不貲矣。越數日。復柬之曰。老弟古文大篆。精妙無比。俛首下拜。必傳必傳。兄不能也。出而撫湘。有時判事。亦書大篆。胥吏不能識。往往奉牘進質。乃手講指畫以告之。

陳名潮廣東人
莫吳己見前

翁叔平書法不拘一格。爲乾嘉以後之名家。相國生平。雖瓣香翁覃溪。錢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清代書家。劉石菴外。當無其匹。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歛曰瓶居士。曰松禪。曰天放閑人。

翁公爵
里見前

張廉卿之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得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

晉宋得意處。康長素推爲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清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菴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

張名裕。劍湖北武昌人。道光時進士。曾學古文於曾滌生。其爲書也。中筆必折。外筆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實爲一代之書家。康氏所推。未免過當。蓋同時趙搗叔之書。已足與張相頡頏也。

康長素工書法。其執筆主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於南北朝。氣韻胎格與寫經爲近。廣包慎伯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亦精警絕倫。顧其作書。轉折多圓筆。誠有如沈子培之所譏。殆述學篇所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歟。

康君己見前

李梅盦以善書名於光宣間。鼎革後居滬上。鬻書以自給。其鬻書之辭曰。瑞清幼習訓詁。鑽研六書。考覽鼎彝。喜其瑰偉。遂習大篆。隨筆詰屈。未能

婉通。長學兩漢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習今隸。博綜六朝。既乏師承。但憑意擬。筆性沈髓。心與手午。每臨一碑。步趨恐失。桎梏於規矩。縛紲於麈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勞。光緒甲辰。看雲黃山。觀瀾滄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每自歎也。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味其醜拙。競相請乞。余拙於爲官。歲俸所入。僅足自活。鬪智爭時。誠非所能。賣書力作。儼亦末業。比之灑削馬醫。或無慙焉。云云。讀其自述。便知其書法之崖略。觀李君之書。摹擬雲峯石刻四十二種。筆法酷肖。然食古而未化。或以字匠譏之。未免過矣。

李名端。清江西臨川人。以翰林起家。官江南。提學使。民國成立。居滬上。改黃冠爲道士。自號清道人。每歲鬻書所入。可致萬金。然非其所喜。雖以重金求之。亦不書。如朱瑞求其爲母壽書屏。袁某督之子求其爲父書墓誌銘。皆嚴拒之。其高潔不可及也。

曾季子美鬚髯。晚自號農髯。嘗與李梅盦同官京師。同學書。梅盦喜學鼎

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龔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梅禽於時賢書無所可否。獨好季子書。以爲有晉人風。季子亦獨喜梅禽書。每作書各出相示。議論以爲笑樂。同鬻書於滬上。李盈而曾稍絀。然識者謂曾書有變化。異日有自成一家之望云。

曾名熙。湖南衡陽人。光緒中進士。官主事。篤於孝行。

近世書家。已自成體格者。厥惟鄭蘇龕。其書初學柳誠懸。後參以黃山谷。瘦硬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惜變化太少。又不能爲篆隸耳。

鄭名孝。晉福建閩縣人。

京師自前清道咸以後。漸知搜求古碑。以救帖學末流之敝。能書者遂相繼而出。迄民國而風流歇絕。日者偶過法源寺僧寮。遇一能書者。曰楊潛。

會詢其淵源。則幼承庭訓。學書從鐘鼎篆隸入門。而尤得力於鄭道昭。復與李梅龔曾季子相往還。商榷碑拓。其論書每有獨到處。嘗跋王晉卿甄文拓本云。古人作書。隨器制體。金石各自爲貌。陶甓抑又不同。例如石鼓鼎彝。皆有周之物。一則整飭茂密。一則縱橫奇肆。秦權量詔與琅邪泰山諸刻。同出李斯之手。而險峻迥肅。判若兩人。魯孝王刻石。周永喜造槃。竝爲五鳳二年所作。或以寬博爲宗。或以瘦勁取勢。凡若此者。派別至多。更僕難數。驟見之似嫌不倫。徐察之極爲合理。蓋石文義尙莊嚴。金文義取變化。器物旣異。體制斯殊。自然之道也。

揚名昭僑湖南湘潭人其父芷生先生爲何道州高足弟子同光時有書名湖湘間

嘉道間。李築夫以畫名。初爲漆工。綵繪棟宇。人物花鳥。厥狀惟肖。故得他恒倍常工。旣而悔曰。瘁我心力。僅得一日之飽。徒供僇父玩賞。烏能傳名。

不朽耶。吾十指自有可托。遂改習繪事。用筆濃密。名噪一時。

李名巖
江蘇人

金雲門女士。通文史。尤善畫。其畫人物。逼似劉松年。趙千里。仇實父諸家。故嘉道之間。海內稱女士畫爲大宗。所畫佛像尤多。傳世者有西王母降集靈臺。班婕妤辭輦。唐昌觀女仙觀。玉蕊花。吳彩鸞寫韻。江采蘋作樓東賦諸圖。而建安七子圖尤著。

金名禮
江陰人

戴醇士善畫山水。最有名於道光時。筆墨清腴。神采秀逸。在有清一代。以之繼武王惲諸家。自稱後勁。但骨氣稍形脆弱耳。然公以殉難杭州。節義彪炳於一時。近世士大夫。往往不惜巨資。以求得片緘尺楮爲幸。其價值乃至軼宋元諸家而上之。則又畫因人而更重也。

戴名熙浙江錢塘人道光辛丑爲鄉人沈文忠畫雙桂圖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戴賀詩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

吳讓之多藝。刻印第一。次畫花卉。次畫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行楷。畫多。贗本。佳者幾於亂真。偶見所繪淡墨荷花。澹雅得宋人意。乃真迹也。蚤歲以畫負盛名。恒塗抹數紙。以博一醉。咸豐庚子亂後。生計日蹙。一家十數口。恒空乏無藉。其婦不賢。時以家庭細故相勃谿。至賃僧廬。鬻字以爲活。自書楹聯云。有子有孫。鰥寡孤獨。無家無室。柴米油鹽。其遇亦可哀已。

吳名熙。江蘇儀徵人。

費曉樓工畫仕女。初甚貧。在杭州城隍山設攤售畫。偶爲湯貞愨所見。審非凡品。時某家方鼎盛。主人某好賓客。四方名俊。輻輳其門。湯因言費必能成名家。蓋有以裁成之。某即延費至其家。月奉金若干。某家富圖籍。因

得縱觀古名畫。畫日益工。某家又爲延譽。於是費畫名著東南諸省。

費名丹旭浙江烏程人
有依蘆草堂遺稿行世

郎蘇門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爲郎蟹。其自題詩亦多佳者。有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杯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郎名葆辰
官觀察使

招子庸工繪事。畫蟹最佳。儼有秋水稻芒。郭索橫行之致。潤有定格。酬不及格者。爲之繪半面蟹。自石罅中微露半體。神采宛然。生者人皆歎爲絕筆。

招名未詳廣
東南海人

項維仁善畫嗜酒。性孤僻。不樂與人交。人屬以畫。輒大怒。其畫無師法。每當大風雨。輒飲酒極醉。破笠赤脚。登山頂。觀岡巒之冥濛。雲樹之迷漫。鼓掌狂叫。疾走歸。據案伸紙。奮筆直追。濡染淋漓。烟氣猶溼。畫已。張壁間。取斗酒賞之。良久。忽大哭。立毀之。他日風雨復然。有尙書督軍者。閱邊至溫州。語及維仁畫。兵備道立遣人召之。時方大雨。維仁破笠赤脚至。道降階相迎。與抗禮。維仁曰。某庶人耳。辱公厚召。故來。將奚役。道以情告。陳百金。几上。維仁直視曰。某不知畫。即畫。豈用以媚大府者。不謝。走出。

項字未詳浙
江永嘉人

尹和白中年始作畫。專宗宋元。規矩謹嚴。神采煥發。傳樞移寫。尤其特長。其畫梅也。學逃禪老人。迥鍊高古。三百年來無此作。冬心二樹。不足與之比肩。老年畫蟲魚花鳥。細入毫髮。殆亦得天獨厚歟。性高潔。意所不可。雖

以重金請。不繪也。曾滌生開府兩江。招之往游。爲作蒼茫獨立圖。寫其小影。作漁翁垂釣狀。披簑戴笠。在湖之濱。曾大喜。傳示幕僚。命各爲詩紀之。劫剛年十七。詩先成。詩云。尹子丹青畫英妙。指揮百物呈榮枯。即今寥落無餘子。爲寫蒼茫獨立圖。大海波濤揭地起。高秋雲物漫天鋪。舉頭四望渾無際。夢想人間顧與吳。

尹名金。陽湖南湘潭人。晚年居長沙。抑鬱無聊。門下多女弟子。皆精繪事。其女亦能畫。嫁楊重子鈞。重子善書。自謂不減梅奩。

彭雪琴溫溫儒雅。善畫墨梅。僉陰甫主講杭州。詰經精舍。彭借寓湖樓。許畫梅一幅。以當屋租。僉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

彭公符里。見前。其畫梅也。每畫必題一詩。參觀惑溺門可知。

羅子文善六法。嘗從任伯年游。晚更潛研獨索。山水大幅。有米襄陽筆意。

人物襜褶。得吳道子家數。然不苟作。或終年不著點墨。作則窮日竟夜。至廢食息。嘗畫慈谿山水圖二大幅。坊紙狹小。黏數百紙成之。每幅大廣畝餘。來山去脉。巨浸細流。纖悉無遺。鄞縣方植得之。作四明它山水利考。時稱桑鄴所不及。後轉入翁叔平相國家。

羅名文子浙江慈谿人好飲酒能談詩嘗曰願終身不負己一刻不負人年六十游湘鄂間不得志鬱恨之餘發爲詩歌悲壯淋漓竟卒於鄂

何詩孫字承家學渾樸而有秀韻。畫尤有名於時。嘗見其所畫山水。細碎處瘦而不纖。揮洒處濃而不濁。長卷短幅。書味盎然。僑寓滬濱。酌取潤筆資。得其片縑者。人爭寶之。

何名維樸湖南道州人子貞之孫也

齊蘋生初爲雕工。精妙絕倫。繼與同里黎松龔遊。得縱覽古名人畫卷。遂以寫意花鳥稱於時。寫意花鳥者。清初八大山人優爲之。康熙時有李復

堂甚工此。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乾嘉時孟麗堂亦工此。齊乃由孟李以規仿八大山人。率意塗寫。皆生氣盎然。間自題跋語。亦歷落有致。尤工鐫刻印文。非其人求之。不肯爲也。

齊名璣湖南湘潭人自號白石山人黎名培鑾

京師近來以畫名者。姜穎生善畫山水。慕石谷有酷肖處。大學校教員賀履之之畫。吾未之見。林琴南之山水。用筆濃密。而仍有蕭疏澹遠之致。貢樂亭之花卉。疏落蒼秀。不掩其沈雄之氣。

姜名筠安徽人賀名良樸湖北人林己見前貢名貢桑諾爾布蒙古喀喇沁王

鄧湘臬精醫術。道光時程春海視學湖南。鄧嘗下榻署齋。爲程之太夫人診視。春海有句贈之云。造膝每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

鄧公己見前

醫者顏某。邃於岐黃。然僻處鄉谷。不以醫炫。會揚州富人魏某病篤。縱橫數百里。凡醫之稍負時望者。悉延診。終不效。或薦顏往。則素履布衣。狀貌古拙。衆皆輕之。而顏亦傲氣陵人。俄侍者導顏詣病榻。就診已。僕予以紙請擬方。紙爲八行書。乃多至數十葉。顏知其侮已。乃伸紙作脈案。陳其病之所由起。某日傳某經作何狀。書時。羣醫中有窺者。見所述皆不爽。固已咋舌。不半日。紙已盡。乃擲筆起。告去。衆挽留。讀脈案。皆吻合病狀。而文復古奧。上溯素問。下迄名家。洋洋數萬言。窮源索隱。無蘊不發。知爲名手。遂請其擬方。顏笑曰。請我來治病耶。抑試我耶。夫擬方而予紙至數十葉。此何爲者。且慢侮見諸辭色。尙信其術而服藥乎。予不敏。行矣。病家老少環跪哀請。至再三。乃擬方。數日遂痊。贈三千金。送之歸。

李海濤名醫也。疑難險異之症。屢試屢效。黃某爲李舊交。有子四歲。患痘甚劇。延李來。其子已狂熱神昏。顛門下陷。李曰。不可爲矣。命在頃刻。奈何。黃大痛。李沈思良久曰。此兒萬無生理。雖然不能救之於生。試救之於死。可也。黃曰。死救奈何。李曰。可勿遽問。但俟其死後。依吾言之。或可有救。既而子果死。黃泣曰。請救之。李乃褫兒衣。欲抱置後園豬欄中。黃不忍。李曰。非此無以救之。黃乃聽之。李又曰。但置之耳。不可往視。如夜半聞啼聲。急來喚吾。無何。果聞呱呱聲。自豬欄中出。急奔告李。李命黃抱之來爲診。脉喜曰。是不難矣。乃投以溫補之品。一劑而愈。

黃旋卽李起死回生之故。李曰。此兒痘毒已深。攻固不可。達又不及矣。旋思時方伏暑。蚊蚋最多。若以兒置於穢惡之地。使蚊蚋吸其毒血。或可望生。此微倖之計。竟得奏效。君之福非予之術也。黃曰。君來時何不即行之。李曰。兒死後。君尙不忍置之污穢之地。况未死時乎。吾逆知此兒入夕必暈厥。乃利用此時機。以行吾術。黃服其神餽。重金焉。

嘉道以後。奕家有所謂十八國手者。其事迹多不可攷。李湛源最有名。性疏放而桀驁。王公大人招之奕。科頭跣足如平時。貴人陰賄之。求其讓一二局。以全名譽。而李不允也。世稱奕家不藉奕爲稻梁謀者。惟湛源一人云。

李名未詳
南通州人

周小松亦十八國手之一。嘗應曾滌生之召。來營中對奕。曾好奕而不工。奕時則所患之癬益癢。伏案上爬搔之。小松授曾以九子。裂其碁爲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小松行時。遂一金不之贖。

周名未詳。江蘇江都人。周卒後。迄今尙無國奕。故前清一代國奕。實以周爲之殿云。

近世雖無國奕。而能奕者固不乏人。如陶子方。肅親王。康長素。林貽書。俞恪士。何辛叔。段芝泉。段駿良。顧水如。范楚卿。汪雲峯。王步瀛。姜作梅。劉琴。

元諸家雖奕品高下。微有不同。而流風逸韻。固猶未澌滅也。

陶名模。浙江人。官至陝甘總督。肅王前清宗室名善者。官民政部尙書。康已見前。林名開。福建人。俞名明。震浙江人。何名積。煒湖南道州人。詩孫之子也。段芝泉。已見前。段峻。良即芝泉之子。顧名思。浩浙江人。范名未詳。江蘇人。汪名未詳。滿洲人。王名蘊。登江蘇人。姜名未詳。湖北人。蘇人。劉名未詳。湖北人。

寵禮第二十二

世祖嘗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帝科頭跣足。著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鞋。命三人登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小說傳奇。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冊。畢具。廡下蘭花茉莉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羣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草茅新進。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會社。良久始遣出。

徐公爵里見前
張華二公未詳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宋文康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帝左右。帝愛重之。常賜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餠棗栗。將懷之。帝怪問。牧仲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故臣懷以獻。帝喜。自是每賜食。必盡勅以歸。

宋公衢里見前

杜純一以荐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自公始也。後以疾未預宴。聖祖特遣中使。賚酒饌賜之。諭曰。卿薊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名立德。癸未進士。康熙八年。拜國史院大學士。明年授內三院。爲三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二十一年。乞休。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願宸翰。云十載資賢佐。深勞致太平。許謨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菟有餘。清又賜洛社怡情。

圖書一方御書唐
詩三軸墨刻二册

范蘇公以陛見至京師。值聖祖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帝見范。諭曰。汝盛京舊人。汝父兄累朝効力。汝兄又爲國盡節。朕見汝。思及汝兄。心爲慘切。不見汝幾八九年矣。汝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汝。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竝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范名承勳。文程之子。康熙癸酉。以雲貴總督陛見。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戀。某日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味美異常。因宋撫是年老大臣。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宋撫厨人。俾其享用。
宋於此時又得旨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鹿尾八個。糟鹿舌六個。鹿肉乾二十四。東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

康熙二十年。琉球中山王請封。帝慎於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善詔命者。

廷臣會推翰林汪舟次。乃膺正使之選。汪才質端偉。專對具宜。入見。帝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旆飛揚。都亭張設。不絕於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汪名楫。江蘇江都人。康熙己未。應詞科。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累官至福建布政使。工書能詩。文著有悔齋詩文集及觀海集。

史遠公精繪事。鎮國公某延之閣中。屬以縑素。時方暑。史濡毫脫冠於案。公來縱觀。戒令勿起。史遂忘冠。坐爲應對。蔣馭鹿從旁笑曰。山野之士。疏放自然。若史君者。真所謂脫帽露頂王公前矣。公笑應曰。君不見揮毫落紙如雲煙耶。

史名際宗。江南金壇人。蔣名鑄。江南武進人。

查初白隨聖祖駕幸南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查詩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

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

查名慎行浙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尋授編修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即告歸

世宗御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游讌。泛舟三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每賜游讌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安步徐行蒹蒲四面水禽啁晰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香襲衣扁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習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篙捉魚得即攜歸於是迤邐遶瀛臺

史鐵崖生有幹局。神識超俊。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纒紫駟。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史獨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鞞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已易他馬。竝轡入國門。

史公爵里見前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世宗問汝亦羹堯黨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皇上也帝頷之遂免於禍

詩人寵遇。唐宋以來。以沈歸愚爲第一。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其賜詩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己已請告。賜以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又賜詩有云。清時奮寒士。吳下老詩翁。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其恩禮始終。誠異乎尋常之遇合也。

沈公爵里見前

錢香樹於乾隆二十七年。偕沈歸愚迎駕於常州。御製詩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帝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

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筋。沈期錢起兩詩人。公和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巖畔當童扶。帝賞其超逸。親爲扶鹿圖。賜公南歸。明年。公抵家疏謝。帝時駐蹕香山。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卽景猶思扶鹿人之句。

錢公儻
里見前

阮芸台嘗於予告後。往遊平山堂。方丈某僧。勢利之徒也。時方據几書楹帖。阮著布袍葛履。僧以爲村叟也。不甚禮之。漫呼曰。坐。具茶書罷。問其姓。阮以告。僧以爲芸台之族人也。遽加禮云。請坐。並呼泡茶。坐定。問何字。阮以實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請上坐。亟令泡好茶。待以上賓之禮。旋以所備紙墨。乞阮作書。阮濡毫據案。沈吟曰。無好聯語。俄書云。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茶好茶。

阮公爵
里見前

勒襄勤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即不愜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語人曰。我初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効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新督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慍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慍。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若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裼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狀態見予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叩頭。回顧侍者曰。爲勒三

爺脫去衣冠。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仍然故我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

勒名勒保
滿洲人

戴蓮士以嘉慶朝入直樞廷。甚膺寵眷。其季父可亭相國。亦受殊禮。時方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河工尙未竣。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仁宗命蓮士偕長麟赴工審度。並諭之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歸家。一省叔父。故蓮士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

柴門之句。

戴名衢亨江西北庾人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仁宗嗣位凡大典禮諸鉅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十六年卒於官可亭名均元官東閣大學士

松湘浦清勤正直。宣宗在潛邸。即聞其名。嘉慶二十五年。仁宗梓宮自熱河回京。宣宗步送。羣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由半。宣宗忽趨至甬道旁。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松公也。時公以事謫驍騎校。宣宗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加以殊寵。非夙重公不及此。

公名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屢官兩廣兩江。陝甘直隸總督各部尚書。後以都統休致。

戴醇士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學廣東。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日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巖嶮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

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乙覽。帝奇賞之。畫家評戴作。亦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戴公爵里見前

大臣薨後。賜卹賜祭葬。賜諡而已。未有賜挽聯者。惟林少穆卒。文宗自製聯挽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亦殊禮也。

林公爵里見前

羅羅山未領軍時。授徒於賀耦耕家。曾滌生治軍長沙。偶與賀談時事。深以缺乏軍事人材爲慮。賀謂吾家有教讀羅某。喜閱兵書。曾即託賀介紹求見。羅以課徒無暇拒之。曾愈敬其品節。越日再求見。羅延之入。曾一見

卽頓首再拜爲禮。羅乃許。曾効馳驅焉。

曾羅二公已見前賀
名長齡湖南善化人

李少荃始以翰林供職京師。愚荃封翁與曾滌生爲同年。嘗以年家子從曾習制舉文。後洪楊軍起。李出謁諸帥。落落無所合。聞曾督師江西。遂問道往謁。意曾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託同年陳作梅言於曾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曾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艤龐巨艦。非浮灘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陳曰。少荃多經歷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曾乃令李掌批稿奏稿。甚被禮遇。數月後。曾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李亦自謂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旣以爭劾李元度事辭職。

去。閒居江西。適曾軍復安慶。李馳書往賀。曾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來。李乃束裝赴安慶。曾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來迎援師。曾奏遣李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自後績望日隆。勛名幾與曾相埒。

李公爵
里見前

范肯堂於光緒初年。就李少荃直督西席之聘。李尊師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魚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厭膏粱者。力卻之。李遂以乾翅寄奉其二親。故事。節幕得用居停輿馬。李蒙賞紫韁。范嘗假用之。訪友於天津紫竹林。或告李曰。范乘紫韁作狹邪游。李曰。既用紫韁。不可缺擁衛。立命戈什八員護之。

范公已
見前

張香濤督鄂時。梁崧生時方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分班行禮。梁在諸生之列。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一日張瞥見之。自曳其手。使廁文案委員之列。曰汝班次應在此。衆大愕。此後文案委員見梁皆刮目視之矣。

梁名敦彥廣東人
後爲外交部尙書

袁世凱稱帝。一時朝士大夫幾有悉主悉臣之勢。默計在前清時比肩事主者有四人焉。不可屈之臣工之列。一趙次山。一李仲仙。一徐鞠人。一張季直。於是寵以嵩山四友之目。別議一優待之禮節。時人以比之商山四皓。

趙名爾巽山東人 李名經義安徽合肥人 徐名世昌直隸
天津人民國七年被舉爲總統衆望甚孚 張君爵里見前

任誕第二十三

袁韞玉工度曲。性甚放誕。以西樓記樂府馳譽於時。守荊州。晉謁觀察使。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蓋諷其耽音律也。袁以訕笑語應之。坐是罷免。吳梅村祭酒贈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彈絲法曲楚江情。可見其文采風流矣。一日出飲歸。月下乘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袁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煙水氣也。

袁名于令。江蘇吳縣人。一字令貽。官荊州知府。其撰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能。馮覽畢。置案頭。不加可否。袁惘然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愛袁韞玉夕餽我百金矣。誠聞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在更餘。可徑引至書室也。家人皆以為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尚洞開。問其故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聯。今已為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大行錯夢。尤膾炙人口。

金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

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獲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耐菴水滸傳。王寶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議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獄成。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金臨刑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又曰。黃豆與鹽菜合食。其味至美。聖歎可死。此法不可不傳。

金名。瑞。一名人。瑞。江蘇吳縣人。哭廟之獄。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雷。遂。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誦。又。陰。指。朱。撫。院。於。是。朱。必。殺。金。等。而。後。快。遂。以。符。抗。納。任。令。追。比。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人。鳴。呼。專。制。國。臣。赴。江。寧。公。審。獄。成。於。是。同。時。死。者。爲。倪。用。賓。等。十。八。人。鳴。呼。專。制。國。

官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况放誕不羈如聖歎哉

金穀似詩歌頗有唐調。汪荅文北游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坐。金都不叙語。竟出其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徧。捧腹謂汪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汪頷之而已。

金名式。浙江蘇吳縣人。

劉公戒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輒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劉名體。仁江南。穎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

梁公狄初與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一篇成。不即示草。宰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歸。

梁名以。梓直隸宛平人。庚辰進士。官太康令。每在酒坐。主客獻酬。獨據席出袖中摺紙扇高聲朗讀。王見前。

李笠翁性極怪誕。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誌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元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尤西堂贈云。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語小窗。送客留光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於是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

李名漁。浙江錢塘人。著有十種曲。爲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屐中樓。鳳求皇。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鷓鴣。交十種。連筆靈。活科白。談諧逸趣。橫生婦人。孺子能解。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嘔哈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于耶。陸亦不能辨。

陸已見前。徐名介。浙江仁和人。

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

作聊齋誌異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罌。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菝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而訪之。避不見。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

蒲已見前

柏斯民性癖山水。嘗寓西湖。一日冒雨執撒。獨上北高峯頂。引領四望。衫履淋漓。見者咸笑其癡。柏意愈自得。

柏名古一字雪松江南華亭人蓬蒿滿徑筆瓢屢空工古文詩詞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

陳其年未遇時。放誕不羈。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

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陳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朗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陳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糜釀。喜今朝。釵光釧影。燈前濕漾。隔著屏風。暄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惟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汝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氍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

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使公爵里見前

杭堇浦以編修里居時。性極誕率。酷好博。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於望仙橋下。時武進錢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訪杭。前驅過橋下。錢已從輿中遙見之。披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錢遽出輿揖之曰。前輩在此乎。時杭方以扇自障。至是知不可掩。即回面語曰。已見我耶。錢曰。正詣前輩宅耳。曰。我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錢固欲前。杭固却之。遂別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詫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吾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杭公爵里見前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孫志祖、蔣士銓皆爲所窘。在院中徧觀藏書。遂爲通儒。然性卞急。無容人之量。商總某嘗報効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蘿蔔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冥鏹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寢其事。

注已見前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實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馮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昔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詭類此又嘗致書陝撫畢秋帆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汪之達曠畢之禮賢時兩稱之。

龔璘人狂誕嗜博。尤喜四君子之戲。嘗於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爲極精。而每博必負。一日揚州某醜賈家大開宴會。名士

巨商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作擲蒲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誠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與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博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士。假我金錢耳。王本慕龔文名。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龔怒甚。遂狂步出門去。

龔公爵里見前

龔半倫性冷僻怪誕。寡言語。稠人廣衆中。一坐即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

立招賢館於滬上。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荐。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所至。輒飭巡捕護衛之。月致萬金爲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滌生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滌生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滌生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頽放。不自振。居恒好嫚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旣而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剪之。無一字存者。

將名橙。瑛人之長子。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尚愛一妾。故以爲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父之藏書無所不窺。

爲學浩博無涯。既長隨父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特文字。日與人游。鬻弓射馬。居然胡兒矣。居海上數十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飽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之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還也。

咸同間。南河總督潘雲閣。豪縱荒誕。寵姬數人。俱精音律。豔婢皆嫺歌舞。演劇之化裝咸備。時或命酒展紅氍毹。令諸婢演劇。寵姬理絲竹於後。白衣及膝之短綠襖。冠便帽。紅線成握。長尺有咫。斜披肩背。白鬚如帚拂胸。支頤疊股而觀。遇劇中關目可嘆者。則入場與諸婢狂騷。以爲樂。屬吏亦得縱觀之。

潘名及邑里未詳。當五十歲前。受制於妻。無後房之寵。既失偶。乃大縱所欲。治南河時。年已七十。矍鑠逾壯年。

吳彥復者。光緒時四公子之一也。能詩文。工書法篆刻。性跌宕不羈。好冶游。納海上名妓金菊仙爲妾。復姓彭。更名嬌。吳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嬌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曾被武壯澤者。亦不過問。挾嬌

走天津。怏怏不樂。自署曰癯公。媯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媯。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陳伯嚴嘗贈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瘴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媯。彭媯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媯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

吳名保初安徽廬江人
武壯公長慶仲子也

吳綬卿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跡弛自烹。有不衫不履之概。朝飲麀血。夕走臙坡。歌臺舞榭中。無日不有其踪跡。最賞女伶尤絳培。尤以豔媚蜚聲一時。吳旣眷之。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石家莊之變。吳旣遇害。尤在津門。仍理舊業矣。

吳公爵
里見前

楊蓮甫爲直隸總督。跌宕不羈。尤好戲劇。嘗呼茶送客。客未下階。輒引吭

高唱。然有季常之癖。不敢納姬妾。疾亟時自挽云。平生可入游俠傳。到死不聞羅綺香。

楊名士驥安徽泗縣人其猶子驥環字瑟君以詩名於時

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肅親王雅號明達。亦不能免。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去石秀。楊去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辨不屈。巧雲厲聲呵曰。卽令汝是王爺也。非逐汝出去不可。四座觀者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肅邸乃更樂不可支也。

肅親王己見前庚戌夏間各省代表以請願國會集京師晉謁肅邸談次肅忽取帽擲案上大聲唱我本是臥龍岡開散之人諸代表悚然驚異肅徐笑曰諸君無爾我輩都是好朋友汝等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趁此時光行樂耳其放誕有如此者

簡傲第二十四

王山長嘗讓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

但得一枕好睡。縱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

王名岱湖廣湘潭人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崎落落以氣節自命
髮甫燥名滿海內己卯孝廉官學博靈槎賦最有名杜己見前

陳散木才勇氣銳。落落寡合。與同好堅則金石。意所不屬。望望然去之。性嗜飲。善治觴政。生平博覽強記。每與座客會隸事。肆應不竭。弱冠舉於鄉。久乃得官新安令。終以不肯折腰。解組歸。益獨行其意。託興於詩詞。雅好游。名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家人生產不問也。

陳名世祥直隸通州人

汪茗文性狷介。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稱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

汪公爵里見前

周櫟園好客。然不耐俗士。間有過從者。周便率意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

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

周公傳
里見前

何蕤音與張祖望友善。或短張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耳。

何名元英，浙江秀水人。順治乙未進士，授編修、官侍御。張己見前。

王邁人自京外放，事上官強項不屈，好爲其難。在官八年，不通京師一字。所遷皆極邊，命下即單車就道，不顧利害。家計蕭條，幾不給朝夕，亦不問也。

王名庭，浙江嘉興人。

萬季野在史局，周旋諸貴人間，意態倨傲，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某之姻人方

居要津。請少寬假。噤不答。

萬已
見前

葉星期以強項落職。時陸稼書亦被劾。葉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既歸。移家入橫山。築小圃。顏曰獨立蒼茫處。著書其中。宋牧仲中丞聞其名。減從往訪。辭不見。牧仲曰。獨立蒼茫處。能容我一立否。留二絕句而去。葉不往報也。

葉公爵
里見前

申彙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荅文。微訊王吏部阮亭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疏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申汪王均
已見前

吳天章性簡傲。在京應詞科。馮益都相國以筭索書。吳提筆濡墨。大書二

絕句應之。不以拘守繩墨爲足恭也。馮亦不介意。

吳已
見前

王白田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既入官。華要而無日。不以山林爲志。旋以老病辭官。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箋答復也。

王名懋。竝江蘇寶應人。嘗編緝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此書。世稱爲紫陽功臣。洵不誣也。

杜旭初善畫水墨花草。灑落自適。有徐渭風。性高傲狷僻。善飲。醉後落墨不肯休。遇俗客則趨避。或掩面仰臥。求一顧不可得。客恒索然去。

杜名曙。河南杞縣人。

丁敬身韜晦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研金石之學。制府方恪敏愛

其鐵筆。或欲得一印以媚方。微露其意。而惡聲殷牆屋。其人驚而逸去。

丁名敬浙
江錢塘人

吳改堂性耿介。嘗作諸侯賓客。倦游歸。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夕陽映樹。四壁無聲。呬唔不輟也。遇達官名士。則以前輩自居。兀傲據上座。闔兩目如線。抗顏講論古今不稍遜。

吳名燮江
蘇吳縣人

褚筠心爲沈歸愚弟子。少與趙文哲曹仁虎結社。稱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性鯁直。和坤兼權。欲羅致之。褚傲不爲禮。和銜之。褚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

褚名廷璋江
蘇長洲某

奚鐵生性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久而相忘。不

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猶左右叫呶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座有俗客。醉後白眼睨之。繼以嫚罵。生平以友朋爲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輒拒不納。

奚公己
見前

鄧石如爲曹文敏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強之同入都。鄧獨戴草笠。鞞芒屨。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鄧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鄧怡然不屑。文敏遙見之。趨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鄧仍傲然不肯同行。

鄧公己
見前

李季眉性恬曠。不樂仕進。其兄石梧嘗官總督。從子輩亦皆顯達。而季眉

乃於宅旁構園。雜蒔花木。嘯傲其中。時或賦詩與二三貧士酬唱。遇達官貴人。則白眼相加。不能須臾同座也。

李名星。漁湖。南湘陰人。其兄文恭公。星。沅官總督。

左季高佐駱。額門幕。事無大小。專決不顧。駱日與諸姬宴飲爲樂。左嘗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耳。駱但乾笑而已。嘗於夜半撰一奏草。叩駱內室。呼起讀。傲然叫絕。更命酒豪飲而出。

左。略二公。爵里見前。

朱棣垞。學行高岸。張香濤督粵時。禮賢下士。首延其入幕。朱岸嘖嘖詠。視一切。而張數日不出晤。朱乃留書於几。拂袖逕去。

朱名啓。連浙江人。流寓於粵。

